



從先維俗議卷之二

吳婁管志道登之甫著

考宗法以立家廟議

古有最重最切之典禮。而後世之不能脩者二。則尸法與宗法是也。立尸以妥祖考。故有王父尸。有父尸。立宗以統族屬。故有大宗。有小宗。二法皆泯於繼周之秦。秦以後尸法遂絕。宗法之遺意。則猶存於今之宗藩及勳臣家。而卿大夫且莫之講矣。况士庶乎。宗法不立。豈但族屬無

統而喪祭之禮亦亂。有宋大儒屢嘆之。愚以爲居今之世。尸法不必復。而宗法猶可復。宗法中。大宗難復。而小宗易復。戴記大傳之文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釋之者曰。別子。或出奔他國。而別於本國者。或身自起而爲卿大夫者。是也。然猶未窮別子之本。其本則從始封諸侯之次子。別於適子而稱別子。適子世爲諸侯。別子降爲大夫。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身自爲祖。故曰。別子爲祖。別子。卽公子之別稱。繼別。則別子之冢子也。凡從祖出之庶子。皆宗之。是爲百世不遷之宗。百世不遷之宗。大宗也。大宗復有次子。不敢承繼別之宗。而身自爲宗。其冢子亦不敢

繼別。凡從祖出之庶子。皆宗之。是爲百世不遷之宗。百世不遷之宗。大宗也。大宗復有次子。不敢承繼別之宗。而身自爲宗。其冢子亦不敢

第二卷

但繼禰故曰。繼禰者爲小宗。凡從禰出

爲五世則遷之。小宗。大宗。非適長子不立。小宗。則庶出之子亦可立。而公子止一人。則身以別子不宗。人亦無宗之者。待繼別之子出而後

統而喪祭之禮亦亂。有宋大儒屢嘆之。愚以爲居今之世。尸法不必復。而宗法猶可復。宗法中。大宗難復。而小宗易復。戴記大傳之文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釋之者曰。別子。或出奔他國。而別於本國者。或身自起而爲卿大夫者。是也。然猶未窮別子之本。其本則從始封諸侯之次子。別於適子而稱別子。適子世爲諸侯。別子降爲大夫。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身自爲祖。故曰。別子爲祖。別子。卽公子之別稱。繼別。則別子之冢子也。凡從祖出之庶子皆宗之。是爲百世不遷之宗。百世不遷之宗。大宗也。大宗復有次子。不敢承繼別之宗。而身自爲宗。其冢子亦不敢繼祖。而但繼禰。故曰。繼禰者爲小宗。凡從禰出之子孫亦宗之。五世則親盡服絕。不之宗矣。是爲五世則遷之小宗。大宗。非適長子不立。小宗。則庶出之子亦可立。而公子止一人。則身以別子不宗人。人亦無宗之者。待繼別之子出而後

有宗。故曰。有小宗而無大宗。有大宗而無小宗。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此大宗小宗之本所自來也。若以出奔別於本國。及邁迹別於宗人者。則亦別子中之凡例云爾。二例之中。亦唯身自起而爲卿大夫者。與諸侯別子等。而出奔之亡人。其大宗猶在本國。雖律之於小宗。亦可也。然則今之以卿大夫起家者。其身當爲起廟之祖無疑矣。身爲祖。適子當稱大宗。統父所流出之孫支於百世。但今宗法久湮。而吳越之

民風尤渙。雖立大宗。詎能聯族屬於五世之後哉。宋儒原謂大宗難立。則莫如且立小宗。其論最當。蓋士庶之家無廟。旣爲卿大夫。安可不立家廟以祀祖考。祖考祧盡。則身當爲祖。參古宗法。卽是百世不遷之祖也。有嫡子。則立嫡長爲宗。當古者百世不遷之大宗。無嫡子。則立庶長爲宗。當古者五世則遷之小宗。今不問嫡長庶長。但含大宗之虛名。而行小宗之實事。主喪主祭。衆兄弟咸宗之。葬後。不問歲時常祭。與吉凶

特祭必先期訂日。合諸宗人於廟中。襄祀事而享胙餘焉。有祭田。則昆弟但以身助祭。無祭田。則昆弟兼以財助祭。或兄弟分日專祭。如生時之輪番奉養。祭畢。則共享其餘。雖古法之所不載。而在今亦可稱爲義起之禮。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則如古之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可也。宗子貧而庶子富。不嫌代宗子任歲時之事。宗子愚弱。則令昆弟之賢且貴者輔之。不肖。則以賢貴者攝其事。使毋失禮於祖宗。貽笑於宗族。待其子之克肖也。則仍歸之。至於五世服窮之際。倘有賢貴者。能合無服之宗親。卽大宗也。可以議古者百世不遷之宗法矣。不然。則隨其親盡情盡。而用五世則遷之法。無害也。唯祖位。則永不可遷耳。此法不脩。故今之兄弟分居而遭父母之喪者。葬後。則各以帛招魂。迎入靈座。而分獻之。服闋。俱燬諸火。至有分題神主。而各奠於寢室者。父母豈有分神之禮乎。此其害禮已甚。招魂之說。則猶可解。禮謂升屋而號。徧求父

母之神於几寢。曰於彼乎。於此乎。而季札則曰。魂氣無不之也。無不之也。招魂分座之例。多緣二氏之徒倡之。而義亦可附於升號。然於古禮則乖矣。執兩端而用之。或者招魂分座。以便日供。猶無大害。乃分神立主。以行時祭。則斷乎其不可也。廟制則如之何。據禮。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則大夫之立三廟。古道也。聖祖既建。四親之廟於金陵。卽以此禮達乎天下。凡品官俱許祀。四代庶人仍舊祀。二代封典止。及於曾祖。而祀典兼及於高祖。視古渥矣。而世廟復許庶人追祀始祖。則尤渥之渥也。今始祖或以親盡譜。迷而難遠追。四廟或以費重力。訕而難分建。然而既有此令。則士庶可權以曾祖當始祖。祀三代不爲僭也。卿大夫則有品官家廟之式在。

酌量祠堂儀式議

按古者天子七廟。下逮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廟各自爲一室。主各奠於其室。所謂同堂異室者。

也。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禴祭則分。禘祭則合。自天子以至大夫適士皆然。國初。品官廟制未定。于是權倣朱子祠堂之制。奉高曾祖禰四世之主。亦以四仲之月祭之。又加臘日忌日之祭。與夫歲時俗節之薦享。而庶人則但奉祖父母父母之祀於其寢。其享禮亦畧同於品官。斯皆主於合祭。不主於分祭。蓋古也。同堂異室。而今也。同室異龕。勢不容於不合者也。其制祠堂三間。外爲中門。中門外爲兩階。皆三級。東曰

阼階。西曰西階。階下。隨地廣狹。以屋覆之。令可容家衆叙立。又爲遺書衣物祭器庫。及神厨於其東。繚以周垣。別爲外門。常加扃閉。祠堂之內。以近北一架爲四龕。每龕內置一卓。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祖次之。父次之。龕外各垂小簾。簾外設香卓。置香爐香合于其上。此雖本於朱子遺制。而非宦家之富厚有力者。不能建也。故又開二欵於其下。云。若家貧地狹。則止爲一間。不立厨庫。而於東西壁下。置立兩櫃。西藏遺書衣物。

東藏祭器。亦可。地狹。則于廳事之東亦可。斯則
貧宦之可以力勉者。蓋聖制之曲盡人情如
此。仕者果有餘地。以恢廟基。又有餘力。以嚴廟
貌。則欽遵前式。孰曰不然。或者迫於地。而窘於
力。則不但三間之規畫難遵。卽一間中之南面
四龕。以及東西兩櫃。亦未必綽然有餘裕也。或
不嫌會通。今古事宜。以奉欽裁。四代之祭。倣
古禮耶。則奠高祖之主於東面。而以南北分昭
穆。固可。倣俗禮耶。則奠高祖之主於南面。而以

東西分昭穆。亦可。蓋皆向各龕之靈。以行特獻
之禮。亦分亦合。於事最便。苟有百世不遷之祖
位。則以不遷者爲主。而分四親爲兩昭兩穆。於
制亦便。又或間架太窄。則斂其制而立一長厨。
將四龕奠於其上。而祭時另設席於中堂。奉主
出龕以祭。祭畢。則仍歸龕。亦無不可。又或四親
之衣裳可設。而分居兄弟。有別故而難於赴廟。
則設衣與設主同。迎衣亦與迎主同。卽權拜廟
請衣以行特祭。亦無不可。而神主則斷無無故

出廟之禮。子孫亦無無故而。不赴廟之禮。有大
災。則亟救群主。而出於廟。有大役。則卜奉一主
而載諸途。昔之人有行之者。今亡矣夫。至於享
廟儀則亦具在大明集禮中。吳越豈無世家。而
熟閑此禮者。殆寡。愚雖有志於考求。而溺於習
俗。未之能猝反也。權立四親祠堂於廳事之東。
而制亦潦草。揆以古今典章。多所乖謬。改圖尚
有待焉。更念古人事亡如事存。蓋有不時獻新
獻特。幾無虛日者。亦有每辰率子姓拜廟而後
行事者。愚皆未之能也。除時祭外。第於月朔月
望。以不公不私之行服。獻茶餅而行四拜焉。斯
誠委巷之餘習也已矣。假我數年。倘能改建家
廟。則亦不敢徇於故習也。先志此以質孝思不
匱之君子云。

剖義方幾諫責善議

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語曰。事父母幾諫。而孟
書又言父子之間。不責善。何也。此幾正在毫釐
千里之間。不可不察。責之爲言。相諍而不相下

之謂也。大槩就子說。不就父說。父何嫌責善於子。子不可以善責父耳。故曰。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不言父子而言子父。爲其端起於子也。然父亦當有以杜其相責之端。故古人必易子而教。教不重言而重身。責子以正。而不自處以正。亦父之過也。故并父而言。不責善也。如執子之不可責善於父。而謂父道亦然。則學詩學禮正牆面之訓。以及期而猶哭之嘻。獨非責耶。更有甚焉者。樂鉞以一言對君之失。而受樂

書之肘責。曾參以一瓜去根之疎。而受曾點之杖責。二者。子無一毫責父之心。而父之責子也。似暴然。晉人賢書而亦賢鉞。孔子則責參而不責點也。則以二父之責善。卽所以爲義方也。故從身不行道之。父說尚可言。父子之間。不責善。父有義方。何言責善。言責善。則子之不受義方。可知。義方能行於孝敬之子。不能行於嚚訟之子。是以有養不中。養不才之道也。或有必不可。以中才養者。則如之何。曰。法在內則。內則曰。子

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怒。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後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凡言怒者。輕則以詈。重則以撻。詈撻之所不能移。則義方之法窮矣。放逐其容已乎。婦不可怒而出。大聖賢有行之者。孔子子思是已。子之當放者。宜莫如丹朱。而堯不之放。何也。以天下禪舜而置為虞賓。舜必體堯之意。以吏治其國。如封象然。此以不放為放也。此唯天子可行。而士庶不可行。則有放而已矣。履霜中野。放非其道。又君子之

所悲也。放而當矣。罪止於不孝不敬。而無傷害於物。且母表禮。以開其自然。自艾之門。設有不受放之子。則如之何。曰。表禮可也。召宗人。數其罪於家廟。而逐之。不得已而置諸囹圄。亦可。罪入不可赦之律。則有石碣。金日磧。之成案在。父所以為義方之術。盡於此矣。子之遇難事之父也。如之何。曰。事親有隱。無犯。犯即淪於責善。而當不義。則子又不可不諍於父。是以貴於幾諫也。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妙在視於無形。

聽於無聲。而其節文亦在內則。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此與魯論不違不怨之訓同。而其要全在幾上。不得其幾。雖下氣柔聲以諫。抑末也。意者大舜事頑嚚之父母。必以此道書。但載其負罪引慝。以底允若。而不言及幾諫。何也。父母之過。可諫而不可揚。舜但顯已之罪慝。而隱父母之頑嚚也。

雖有幾諫。其誰知之。噫。古有陳言攸伏之大臣。引君當道。而人莫知。亦以此幾矣。復有不可以幾諫者。伯鯨是也。方命圯族之豪。雖聖子其如之何。禹則從父於九川。畝澮之間。相厥水道。悉轉父之汨陳處。歸於行所無事處。實於幾上得之。肆能因敗爲功。陸羽淵之靈。以配上帝。禹吾無間然矣。鯨但不可幾諫而已。尚未有所加諸子也。復有幾諫難施。而身陷不測。宜若何。曰。道在致曲以聽命。小弁以怨。凱風以不怨。至情

哉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後儒猶以見幾不蚤科爲大仁之賊。嗟乎。腐儒之責於人。終無已夫。聞然矣。禮曰。不齒於族議。

三賜不及車馬。合三命不齒於族議。

禮云。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此貴不敵親之義也。又云。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於族。此親不敵貴之義也。二義若相反者。其說

云何。按禮。一命受爵。再命又服。三命受車馬。三命者。王朝之元士。侯國之大夫也。受車馬。則三命之等威已備。不復與族人齒矣。今言不及是。貶三命之體而從再命也。無乃違於王章歟。非也。古者始封之君。初世不臣昆弟。再世不臣諸父。是邦君尚不嫌於降體。而况士之初試爲大夫者乎。父母在。三賜及於車馬。則父兄行之所不得乘者。儼然乘之。州閭鄉黨之間。將遂以尊父行者尊我。而壓於期親尊長之上。是以孝

子弗處也。然而三命之體統自在。與族人敘亦必於群居中異席。禮亦但言不齒於族。不言不齒於宗。蓋期功尊長稱宗。不稱族。總服以下方稱族。族猶可以不齒。而宗則未嘗不齒也。三賜不及。以避父母及期功尊長之宗也。非避總麻以下袒免之族也。斯道也不特古道爲然。時制亦然。以天子之尊而朝母后。入必步趨。見必跪叩。此卽緣古禮不及車馬之意。而於掖庭先之也。以致仕官居鄉。亦令庶民以官禮見。三

黨中尚設別席。此卽緣古禮三命不齒之法。而於鄉社嚴之也。國朝憲章之通古道類如此。溼濡及成弘間。民風轉厚。吾聞諸婁中父老。故宗伯毛文簡公之古也。公以狀頭及第。省親於故里。恂恂如也。謁親戚故舊。多撤傘蓋。步而不輿。此真孝子之節哉。于時鄉氓何嘗習聞三命不齒之說。而少者習於事長。賤者亦習於事貴。族有貴人。輒自歎於攀附不及。而斂踪退避焉。不齒之義自在也。蓋至於今日。而二義俱不守。

矣。在顯士。誠不能以孝子之節率鄉閭而鄉閭亦多狂子。兼以放曠不羈之山人。跳梁其間。自負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以爲國法於吾何有。而譚空譚玄之豪客。則又以先王之制爲芻狗也。齒三命於族。猶以爲未足。且欲藐而齒諸鄉矣。縉紳亦畏其口而曲徇之。士固惡夫以勢加人。然必毀簾遠堂高之體。以博居鄉長厚之名。亦有道者之所鄙也。是故國初之憲章。斷斷乎不可不考。而三賜不及之標。則雖古人之所難。而在乎今殊非奇節。蓋古之侯國狹小。三命得以臨其鄉人。車馬亦非大夫不得賜。故以三賜不及爲孝。今當一統重熙之世。統綽亦擁肩輿。賤卒亦乘肥馬。殊不以爲重輕。而士以輿服歸省。父母榮之。州閭鄉黨亦安之。其所重。又不在於三賜之車馬而別有在矣。試舉三四端違禮之甚者言之。古者父坐子立。非命之坐不敢坐。而今以不命爲常。至有臨大賓而偃然登席者。古者弟子問更端。則起而對。而今以不起爲

常。至有發諍語而嘻然宴坐者。古者父兄在。凡事必稟命而後行。而今以不稟爲常。至有挑非常之釁而徑情直行者。古者子事父母。出必告。反必面。而今以不告不面爲常。至有曠百里之遊而自去自來者。此真所謂委巷之習也。號稱冠裳之族。而恬不爲怪者多矣。御車馬誠無足異。而侈張僕從。揚揚過閭里。車逼尊長之門。亦大不雅。據禮。小宗之嫡庶子。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待宗子猶爾。其於父母期親可知已。以此義推之。人子將近父母之堂。必舍車徒於目所不覩之地。躡足而趨。以謁父母。將造期親尊長之室。亦泯呼導於耳所不聞之域。循墻而入。以謁期親。此乃三賜不及之遺矩也。言及於此。不得不生內愧焉。吾少也賤。賤則類從委巷之習。事父祖多愆於儀。及從大夫之後。思所以補前愆。而終天之恨生矣。其身之多忒。尚不能以過庭之詩禮刑於家。何暇齊族人以古道。姑研此義以待。

學古入官之君子云。

壻事婦翁別體議

今之所謂翁壻。古之所謂舅甥也。其服制甚輕。而恩義甚重。蓋亞於父而立乎伯叔之間。故俗呼壻為半子。而贅壻則等諸猶子。律許配嗣子而分翁之半產。此岳父之稱所由歸也。唯其分重服輕。故五方相待之體頗別。大槩列子行而隅坐者。什之八九。分上下坐者。什之一。抗賓主禮者。一之半。愚以情理揆之。婦翁之服。雖不與期親尊長同。而受恩多有過於期親尊長者。齒亦多在父行。豈不可當父執。曾有父執而可以分上下之坐。抗賓主之禮者乎。聖制亦等諸子姪甥舅之見父叔母舅。久別則行四拜禮矣。唯親迎時。暫分階而翁扶壻拜焉。是故初見以交客之禮。而權踞賓席。繼見以猶子之禮。而永列子行。此體不可易也。雖然。有變格焉。蓋唯幼年結髮之婦。聘由父母。而翁齒且與父比肩。恩復過於伯叔。此婦翁之負父道者也。安得不

以諸父母舅之體事之。然士固有中年喪偶繼室不由父聘而翁齒僅在兄行。此則難當父事之禮而待之以兄道可也。在兄道則上下之坐可分矣。復有衰年繼娶妻年與子女齒而翁齒反入弟姪行。此又難當兄事之禮而待之以友道可也。在友道則賓主之席可抗矣。此皆天則之自然。雖不載於聖制而禮則可以義起。

者其中尚多變態難可執一。亦只從恩德之淺深門閥之高下與三達尊之相當相遜而參酌焉。然唯結髮之婦翁為正格。正格之中復有德尊位尊者。不但通於父道亦通於師道。其刺必用父師百拜之式。非過矣。即德位不符而苟非人品污下與大過之當絕者。定如子姓之終身隅侍。何疑也。百拜則可以書。可以無書。翁待既賢且貴之壻則或以台席自處而以設別席之例。賓之上席亦無不可。稱謂之體若何。婦翁之齒長於父者可稱伯。少於父者可稱叔。在達尊中則不嫌並稱曰伯。亦可稱曰老翁。翁稱壻。或

以字。或以號。或從僕隸下人之權稱。皆無不可。此但論結髮之婦翁。而繼室之翁。又殺一格壻。亦不必以伯叔稱繼室之翁。但稱老翁爲順。或兼號兼翁以爲稱。亦得。翁則可以稱壻號。亦可以從僕隸下人之稱。不得以結髮婦翁之道自處矣。若友道之婦翁。則彼此同稱。殆無不可。壻之待結髮婦翁兄弟也。如之何。翁之兄待之如翁。翁之弟則可以隅。可以僉。亦可以正。當叅之以三達尊之義焉。而翁之同堂以下弟兄。苟不在達尊中者。亦賓主之而已矣。前室之子待繼室之翁也。若何。曰。從父之所待而退一格焉。可也。繼母如無出。則不得稱爲外祖。以貳亡母之父。但可從父之稱而稱老翁。又或用老先生之稱。或隨僕隸下人之稱。俱無大害。唯與分庭抗禮。則不可。爲嫌於無繼母也。出外。則借姪事叔弟事兄之體。可矣。繼母庶母之子。遇前母之父。用何稱。此則不嫌從嫡長兄之稱以爲稱也。如與父絕。則不然。

重母舅姑姨夫議

人道除父母外。分重情重。而服制亦重。則莫如期親尊長矣。外有服制輕而情與期親同者。母舅是也。緣母之重以爲重者也。又有全無服而分與期親同者。姑夫是也。緣父之重以爲重者也。母姨夫次之。堂母舅堂姑夫又次之。是故三命不齒之義。可行於總麻之伯叔。而不可行於小功之母舅。嫌於損母之重耳。南北相向之儀。可借於無服之叔姪。而不可借於無服之姑夫。

嫌於傷父之重耳。甥男妻姪之中。有不可以尋常待者。母舅自處台席。而以賓席禮甥男。可乎。曰。不可。父母之期親無台席。台席亦疑於賓主矣。姑夫自處台席。而以賓席禮內姪。可乎。曰。有可有不可。其可者。內姪或在三命不齒中。可當賓席。其不可者。姑夫自在三達尊數中。不必就台席也。蓋姑夫雖與母舅同體。大槩母舅密而姑夫疎。疎者可借賓主之權席。而密則遂與期親等矣。聖制但裁甥見舅行四拜禮。而姑

夫似列在其餘親戚中。行兩拜禮。有以也。然則二行中。絕無迭爲賓主之禮乎。曰。亦有之。名雖母舅。而或爲吾母之繼母弟。與庶母弟。不專以弟道事吾母。而兼以子道事吾母者。在舅亦爲前母嫡母降體。不得直呼姊之所出爲甥男矣。此則可分賓席之舅氏也。母姨夫及堂母舅之少於吾母者。亦然。名雖姑夫。而內人或從吾父之繼室出。與妾婢出。不專以妹道事吾父。而兼以女道事吾父者。其夫亦從妻遜前母嫡母之子。不得直呼內家之姪爲妻姪矣。此則可分賓席之姑夫也。堂姑雖從嫡出。而其夫少於吾父者亦然。中有不可以一律齊者。亦皆從三達尊上起義。與受恩深淺上起情耳。稱謂則如之何。北俗。母舅多呼甥名。此古風也。然難行於吳越之間。直以外甥爲呼。最正。甥貴。不嫌呼字。呼號。或借僮僕下人之稱爲權稱。亦無大害。姑夫之於內姪。則北俗亦罕有以名呼者。稱字。稱賢姪。皆正稱也。旣賢且貴。則稱號良不爲過。亦可間

從僮僕下人之稱。若繼出庶出之舅。與幼姑庶
姑之夫。名未成而齒未高。位望反出於外甥內
姪之下。則如近世之稱友號。兼老兼翁以爲稱。
亦貴貴尊賢之義。宜爾也。在甥姪。則無改於母
舅姑姨夫之稱。而同堂親屬以下。則彼此稱呼。
俱有可以通融者。亦求當於情之所安而已矣。
中表兄弟及伯叔姪別體議

父黨姊妹之子。母黨兄弟姊妹之子。俱稱表兄
表弟。而世俗相接之體不同。有敘昆弟行若同

胞者。有分賓主禮若外交者。一體孰是。曰。其權
俱握於兩家之大父家。大父之有德有力者。能
聯女所出之外孫。合諸孫而齒敘之外。大父之
有德有力者。能通子所出之諸孫。合外孫而齒
敘之。雖曰表姓兄弟。實則同堂鴈行也。祖在時。
旣已久。敘昆仲之分。祖歿後。豈得遂易賓主之
儀。即使敘不出於二祖。而父能子姊妹之子。母
能子兄弟之子。其義亦然。若祖父未嘗合而爲
一。雖親亦踈。左右交之體成矣。權敘賓主。亦奚

不可。此二格之所以兼行也。蓋敘昆弟者。以先從之。誼奪左右之交。分賓主者。以左右之交。奪先從之。誼。禮俱無礙。而敘齒賢於分賓遠矣。亦有不容於不分者。不但祖父之聯屬異齊。而中表行之。賢愚貴賤。亦不等也。蓋有三達尊之當參者在焉。兄在三達尊之數乎。年倍者。尚當父事。德尊者。亦當師事。爵高。則兼父師之體。兄事亦何待言。未聞以兄事而猶分庭者也。若達尊在弟行中。則三命不齒之古禮。與筵宴別席之

憲章。昭昭也。同宗猶爾。中表可知。權從分庭抗禮之例。亦宜矣。然使祖父在時。先有定敘。則弟亦何忍。一旦先兄。兄爲賓。則弟以北面作主道。弟爲賓。則兄以台席作主道。其可也。從表兄弟之長幼。派一分。遂起伯叔姪尊卑之分。知所以敘兄弟行之長幼。則知所以敘伯叔姪行之尊卑矣。亦當追祖父之起序。與達尊之義。參論焉。表伯年在父上。當循子姪之禮。無疑。叔則年德襍揉。難執一格。如其年相若。道相似。不在達尊

數中亦可權分上下之坐。而聯昭穆之席。唯並
踞南面則不可。而亦有可以通融者。表姪已在
達尊數中。而表叔又不與父母之昆季同母者
也。若期親以外之表親。或以達尊行中之姪。遇
不達尊之伯叔。伯猶可用從前之體。而叔則徑
分左右之交可矣。雖然謙者德之柄也。與其過
乎亢也。寧過乎恭。

父執執友議

禮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
敢退。蓋父執之重如此。又曰。父母在。不許友以
死。此所謂友。正指執友而言也。父母不在。則身
亦可以許友。執友之重又如此。夫何故。古所謂
執友。與泛然交遊迥別。據三賜不及車馬之文。
別言僚友。稱其弟。執友稱其仁。交遊稱其信。則
友道原分三等。內唯僚友取諸既仕之後。而執
友與交遊。則皆從未仕之先。別之。孔子論弟子
之職曰。泛愛衆。而親仁。交遊。卽從泛愛中取執
友。卽從親仁中取也。身有執友。則子有父執。父

不脣許友以死。友不能許父以死，亦不謂之父。執，今之所謂友者，酒食遊戲已耳。詩社徵逐已耳。尚非古人交遊之雅道。惡乎執。執之為言，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之謂也。以義則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情則疾病相恤，患難相扶持，而又表裏洞照，若冰壺。歲寒久要，如松柏。安得不以死相許。亦安得不以其所事父者事父。執而令果有是乎哉。為人子者，有父執而不以父事之，非孝也。非父執而以父事之，亦非孝也。雖大也。

執而以父事之，猶愈於有父執而不以父事者。蓋猶不失為厚也。若德非父執而以父事之，禮責後輩，則妄矣。而執友與父執之中，亦有等級。如孔子之於伯玉，固執友也。其於伯高原壤，亦執友也。皆以平交待之。伯玉知非寡過，則坐其使而問焉。原壤夷俟，則愛之以德，而有叩脛之舉。哭伯高，不於寢，不於野，而於賜氏，似處之於伯玉原壤之間，以是知古人之待執友，亦未嘗無厚薄之等也。朱子之於延平李愿中，固父執

也。其於藉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亦父執也。皆以師禮事之。延平學邃行醇，則終其身推崇若不及焉。劉白水晚節稍移，則事以無隱，而有微諷之言。事籍溪亞於李，優於劉，而率無犯無隱之常道。似處之於延平、白水之間，以是知古人之事父執，亦未嘗無隆殺之節也。但古有父執，今無父執。古有執友，今無執友。則世教之衰可知已。欲存父執之餼羊，其審德於業師；年伯、二倫、中乎，欲存執友之餼羊，其取節於窻友、庠友、二行、中乎。講學家當有執友，而今也，或是之亡矣。

父之同年與同年之父辨體議

同年之稱起於唐，不取同庚而取同榜，以爲君門所出之昆弟行也。踈而親之之稱也。父之同年，長於父者稱伯，少於父者稱叔，以其散在四方，齒難猝辨，故合而稱之曰年伯、同年之父之稱，伯也亦然。通名於父之同年，曰年家小姪，覲面亦自稱姪，坐必隅，行必隨，其迎送不用分庭。

之體。蓋以先後從前之矩合左右者也。通名於同年之父。曰年家晚生。覲面或稱學生。上坐則僉。下坐則正。其迎送不變分庭之體。蓋以交左交右之矩帶先從者也。此例不知起自何年。而於義則已協矣。愚嘗諮諸先達。隆慶以前。未有易斯矩者。唯江右一省。後輩事前輩最謹。推及同年之父。多以隅坐爲常。而他省則不然。後乃窮交日淡。勢交日濃。吳越間亦成此格。其待同年之父也。駸駸與父之同年等。又不能如江右之兼尊齒德而獨尊此一行。從而爲之辭曰。不父同年之父。而子同年之子。是尊已而卑父也。斯義不然。夫同榜之昆弟。出於君。不出於父。則世講之子姪。亦起於君。不起於父之父也。父雖尊。安得收君門所出之昆弟行。而等之爲子。子雖嚴父。安得擡海內未成父執之尊人。而等之於父。同年中。蓋有年高於父者。在父尚當稱兄。徒以偶聯於君門之榜。而推尊曰伯。亦隆矣。乃欲盡掃賓主之儀。而行子姪之禮。豈但以父侵

君亦且以他父侵吾父也可乎。及年誼一定則異姓昆弟之交成矣。禮云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通此義於年家當云父之同年猶父也。亦引而進之也。君以父道子吾父則吾以孫道事吾君之子行孰曰不然。故子行於父之同年不問齒之崇卑與德之高下苟非義與父絕者則皆有父執之誼焉。隅坐隨行於義允協。蓋分胎於君榜矣。烏得與同年之父並論。此非尊已也。尊君榜也。亦非卑父也。不以父貳君也。

唯同年之父行中或有齒尊德尊而爵亦尊者後進俱當嚴執父事之禮。此又不從年伯上起義而從三達尊上起義矣。雖然同稱年伯而禮有隆殺士亦將以彼此相形爲嫌則以台坐之例參其間亦不失體。而迎送則必分庭互賓亦可僉坐惡得以達尊待後進之例爲例也。卽以父之同年與同年之子遇於宦途或以官階相壓或以事權相臨亦不得不圓通家之誼而奉官守之嚴。蓋王章尤重於世誼矣。又或同年之

子。宦遊而歷監臨提調之鄉。其禮父之同年也。若何則近例亦不遠於禮矣。蓋世講長幼之稱無改而隅坐隨行之體稍移。在主位則隅可畧轉而僉。在賓位則用座主門生台席之例最當。唯迎送之間。戒乎疾行先長耳。當知門生雖以師道尊座主。而座主非師也。收錄之恩全在君。師道亦在君也。年姪雖以父道尊年伯。而年伯之父非祖也。世講之源全在君。祖道亦在君也。愚見流俗之不著不察者多矣。故特表之。

鄉會二榜同年變格議

今天下以出身重鄉會二榜。此世情也。又以推轂重二榜中之座主。亦世情也。却有不可等爲世情而薄視之者。則以設科取士。國家之重典在焉。蓋二榜原不以座主推轂之恩重。而以吾君取士之額重也。君上之尊等於天。臣下之尊君等於父。故序科與序齒必相參。而齒同榜之兄弟。與齒同胞之兄弟畧相等。鄉榜之不與甲榜齒。貢榜之不與鄉榜齒。義亦起於此矣。其

中尚有變格焉。蓋有鄉榜已稱同年。而會榜復稱座主。門生者。孰爲重。曰。兼重。旅謁必隨會榜之班。而獨謁仍敘鄉榜之誼。今日之仕途亦然也。竊謂門生之稱。可易爲學生。而老師之稱。可易爲先生。何者。座主之稱師。原屬假借。而先生則自昔父兄之通稱也。通刺則座主仍書年生。而門生似當書門下年生。賓主往來之間。則用兄事肩隨之體。爲主則以下對上。爲賓或以昭對穆。是爲得之。復有父子同入一榜者。與諸年生敘。若之何。曰。此正當以序齒之義。行於序科之中者也。齒之等於父者。子可避年兄之稱。而尊之曰老丈。齒之等於子者。父可裁老丈之稱。而等之曰年兄。諸同年之加於其父子亦如之。古禮父子不同席。父坐則子立。而同榜則多以公會相追隨。難乎堅執古道。但祖臣侍食於君。弟子侍坐於師之體。可也。有大會則與父齒者。聯上席。與子齒者。聯下席。齒又在子之下。則相携而權入隅席。亦無不可。有專謁則齒於父者。

子當隱然以父執待之。而循兄事之體。齒於子者。父亦退然以年誼下之。而倣兄友之體。齒介父子之間。則互賓而以正帶僉。亦無不可。父子榜同。則於諸同年之父。例稱曰年伯。今子必仍用舊稱。而父則不必稱伯。可借老年叔之稱以別之。卽彼此以老先生互稱。無害也。坐則父可對而子可隅。此非爲同年之父。而隅隅其爲吾父之所兄事耳。諸年家之子。於其同榜父子。例亦並稱曰年伯。今於子無改舊稱。而於父則難混稱伯。可起太年伯之稱。以別之。卽用世俗太老先生之恒稱。無害也。坐則隅於父。亦隅於子。此非專爲通家世講。而隅隅其爲君門所收之。父輩耳。世更有與父同鄉榜。而復與子同會榜。與父同會榜。而先與子同鄉榜者。皆可以此例通之。大槩論榜。則重君。故不可執父之舊交。而盡奪子之年誼。論交。則重父。故又不可執子之年誼。而反奪父之舊交。然則從父論者。什之七。從子論者。什之三也。然世之父子同榜。及一人

而兩同父子榜者。亦不恒有。唯叔姪甥舅師生之同榜。則比比有之。體又若何。曰。卑事尊。幼事長。自有定分。豈以偶同君榜而易之。在諸年家。則亦自率其交道之常而已矣。唯初釋褐之寒士。多有狃於俗而迷於禮者。則追隨迴避之間。失度良多。亦當有以正之。據禮。弟子當隅坐隨行。當兄事者。必不肩隨。故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然則姪之於叔。甥之於舅。弟子之於師。當在隨行之科也。而洪武禮式。又令官員馬上相逢。親戚尊卑。聽從迴避。則姪當避叔。甥當避舅。弟子當避師。無疑矣。迴避則難於隨行。隨行則難於迴避。二義何所取裁。曰。此並行而不相悖者也。凡言迴避者。必不在位之士。轎馬之兩路相逢者。說以卑遇尊。禮當下輿下馬。古者大夫撫式。士下之。而况尊親乎。故以迴避爲方便之門。若古之所謂隨行。則多就失位之士。舍車而徒者。說卽不徒行而共車。則尊者執綬。卑者執轡。亦隨行之義。義未有張蓋擁導。與尊長並馳於

街道中者。與尊長並馳街道中。固非義。遇尊長於途。而不下輿下馬。亦非義。是以有迴避之式也。今新進之士。多有依同榜之尊長。而出入相隨者。策蹇以從尊長之後。庸何傷。唯當謁客抵寓時。不嫌先尊者下馬。而趨俟於前。當主人送出時。則必俟尊者上馬。而繼登於後。路遇不下馬。則必避馬。方不悖於禮耳。然此亦就榜士之始進者。及郎官之未尊者說。官至四品。則以兩棍導馬前行。官至三品。則以兩隊導輿前辟。其於尊長。亦但有相避而無相隨矣。至於居鄉。則士流罕徒步。罕乘肥。而多以一蓋導肩輿。此已易隨行之矩。而當循迴避之條者也。吾見士大夫張輿蓋謁公門。子避父。門生避座主。則有之。姪避叔。甥避舅。亦或有之。師弟之間。則多混過謁客。率聯輿而並登。路遇或拱手而分路。恬然不以爲非。不曰蠻貊之風。吾不信也。然而凡榜之師生。委亦有難於過執者。當其策馬趨朝。及謁閣謁部謁座主之際。隨班出入。不復能叙尊

卑之分。則以壓於所尊故耳。當其無所壓時。分
 義固依然在也。獨幼所執經受業之弟子。却有
 早達而為師之座主者。體又若何。曰。師當稍降
 其體。而弟子却不可執座主之體。何者。弟子之
 得成座主。其源從執經受業中來也。安得借君
 門一日之權。而以桃李輩目師長哉。路遇當以
 相避為義。然寧以座主避業師。毋以業師避座
 主。勢不可避。則下馬相揖。至於上馬。亦寧以業
 師先座主。毋以座主先業師。唯通刺列席之間。
 不嫌稍易舊額。弟子可於門生上加一舊字。而
 覲面之稱。則如舊。師既難用舊日友生之刺。又
 難徇今日門生之刺。可並裁之。而書眷生。書侍
 生。覲面亦不當自稱門生。而稱學生。或如孔子
 之自稱名亦可。稱座主。不當曰老師。而徑稱號
 或如時俗之稱半號。而加老字。亦可。又莫若刺
 書忝友生。而面稱老座主。似為更妥。坐無南北
 相向之禮。而有昭穆相遜之禮。彼此互賓。不妨
 互用台席。然業師之台席必居左。而座主之台

席必居右。乃其輕重之權衡也。業師與同門生旅謁。座主必辭。座主召諸門生會。業師必另設於別日。倘有不得不會者。必以異席之例處之。同門生如有會請。座主之舉。師但捐分而不預席。可也。蓋場屋門生。徒以知己之恩感座主。終屬桃李之私情。芸窗弟子。實以父兄之禮事業師。則屬綱常之大義。故其權衡如此。舉業師而幼所肩隨。莫逆之畏友。可推也。舉業師畏友。而分所素定。如母舅表兄輩。可推也。叔姪則在迴避之科。必無姪座主。而叔門生者。故不必議。叔姪甥舅師生之外。復有姑姨夫表伯叔及父之執友。年已相懸。罕有卑幼爲尊長之座主者。故亦不必議。設有之。則亦倣甥舅師生之體而行也。同入一榜而成年生體。又若何。曰。表伯嫡姑夫與母舅之體同。表叔母姨夫則與期親尊長有間矣。父之執友。又與三黨尊親稍殺矣。或者表伯姑夫。卽用甥待舅弟待師之體。而表母姨夫及父執。則參之於師友尊長之間。相

召可以主席對賓席。亦可以台席當主席。列坐可以左右分昭穆。亦可以南北移僉向。謁客可同行而送出。亦可隨班而上馬路。遇可無避而逼近。則可停轡而讓先。其通刺與面稱。則大有推敲在。表叔之於表姪。母姨夫之於內姪也。其刺不嫌於眷字上添一年字。以示不敢居尊之意。而覲面。則不必稱年兄。在姪行義。不以年奪眷。只如未達時之式。雖年字尚不必書。而况面稱乎。乃如表伯姑夫之切近者。則刺亦不必書年。而但書眷矣。父執之於通家子也。其刺不嫌於侍生上添一年字。以示不敢貢高之意。而覲面。或可間稱年兄。在幼行義。不以年誼奪父執。或可易晚生之刺爲教下生。而年字則可以書。可以無書。况以年兄二字出諸口乎。乃如業師之恩義兩篤者。則刺亦不必書眷侍。但於友生上添一年字。而門生之事同榜業師。則照舊刺而已矣。師弟之世講稱通家。同年之世講稱年家。則將奚從此。則師家之子姓從年家。而弟子

家之子姓從通家可也。在親戚則直敘親誼。而年家通家。俱不必書。蓋以年誼與海內之異姓無交者較。則以同年之兄弟爲親。此疎中之親也。以年誼與里中之親戚久交者較。尤以父師尊長之分誼爲親。此親中之親也。故尊長行尚。可借年誼之交。以示謙。而卑幼行。安可挾君門之榜。以亂分。皆天則之自然也。唯其中尊長之名分雖同。而疎戚亦異。師長之名稱雖同。而恩義亦異。有不可以一格裁者。畧已見於諸款中。

富與貴交參論齒爵議

國制於別嫌疑處最密。不但別有官於無官。亦別大戶於小戶。蓋

聖祖起於民間。習知編

氓之不可以無統也。洪武五年始定庶人常見禮儀。凡鄉黨士農工商一槩敘齒。如佃戶見佃主。不論齒序。並行以少事長之禮。十九年特令應天鳳陽二府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賜爵社士。皆與縣官平禮。而致仕官之不與異姓無官者答禮。則十二年之令甲也。

遵此令甲。則佃主與里士社士。俱在異姓無官者之中矣。豈有有司與之平禮。而鄉紳反不與之荅禮者乎。曰。古者三王之養老。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饗。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且袒而割牲。而况有司乎。而况致政居鄉者乎。第三老五更之饗。不徒以齒而亦以德。月有告而日有秩。則不從德而從齒者也。里社士之與縣官平禮。聖祖其有取於斯義歟。制。但今與縣官平禮。而不與府官平禮。則中亦自存等殺焉。直隸諸府之長。亦稱方面官。富民雖賜爵而德或未稱。猶難與方面尊官抗禮也。以此義揆之。鄉紳所以待富壽耆民之禮。可裁已。鄉紳之禮。里士社士視有司。又當加優。凡京堂方面之在艾者。以上者。不嫌從府官之體。不與平禮。而可與荅禮。凡京郎有司之在艾。強以下者。不嫌從縣官之體。與之平禮。亦與之荅禮。而二士亦稍有辨。古者士民九十以上。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珎從。然則年入社士之數。行誼有聞於鄉。

里者。不問大小京堂。大小方面之致仕官。年有未及七十者。則皆與之平禮。有何不可。其庸惡下賤之儔。不與焉。

總覈 國制所定官民四拜兩拜禮儀議

洪武中。欽定百官朝見禮儀。臣子唯於君上。有五拜禮。亦唯於東宮親王。有四拜禮。其餘官長及親戚朋友相見。止行兩拜禮。又定庶人常見禮儀。凡民間子孫弟姪甥壻見尊長。生徒見師範。奴婢見家長。久別。行四拜禮。尋常近別。行

揖禮。其餘親戚長幼。照依等第。久別。行兩拜禮。尋常近別。行揖禮。平交同之。然則朝端之四拜。止於東宮親王而已矣。座主中。有一品之柱輔。堂翁中。有二品之上卿。亦在兩拜中也。爵雖尊而不得與儲君同體也。民間之四拜。止於祖父伯叔長兄母舅婦翁師範家長而已矣。親黨中。有父輩之表伯叔。姑姨夫。世講中。有年伯父執先達縉紳。亦在兩拜中也。分雖尊而不得與父師同體也。百拜之刺。卽從四拜禮中出。頓首之

刺。卽從兩拜禮中裁矣。四拜禮中。有以至敬無文而不用刺者。子孫之於祖父。奴婢之於家長。是也。有以父黨無容而不必用刺者。嫡弟之於長兄。嫡姪之於伯叔。是也。有以恩義異齊。而通刺不必槩書百拜者。甥舅之於母舅。生徒之於師輩。是也。此義已辨於各款中。今不再述。獨世俗槩視表伯叔。姑姨夫。爲尊於兄。而四拜却不與兄同。宦流中。多視座主堂翁。爲重於師。而四拜亦不得與師同。此可想見。

聖祖之精

於義而核於禮也。吾謂民間有不必書百拜之伯叔。而却有可書百拜之長兄。朝端必無書百拜之名義師。而不無可書百拜之受業師。義取諸此。而國初議禮考文之臣。其識見亦非後儒可及。觀其敘爲人弟者於子孫之下。姪甥壻之上。正推允恩於父叔之間。見得兄行中。有兼父道師道者。此不可以鴈行之昆弟論也。又觀其叙生徒見師。不曰師長。而曰師範。正表師模。具父兄之道。見得師行中。有稱人師經師者。此

不可以浮泛之師徒論也。此旨將非出自宸衷。而史臣特為之組織其詞歟。聖祖又不獨

以言教而已。其身教更有加焉。龍潛之日。連喪三兄。不得已而寄身皇覺寺。嘗權以方外士文彬為師。試讀其登極之後。所為祭兄之文。真是事兄如事父。死事尚如此。生事又當何如也。考其便殿之中。所以待彬之禮。可謂事師如事兄。待方外師尚如此。待帝王師又當何如也。語曰。為政以德。辟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三代

以後。非聖祖不足以當此。但即其重兄重

師二節。其德亦已度越千古矣。而復著之。令甲以垂世教。則微顯闡幽之意也。何者。君父與諸尊行之重顯。而兄與師之重幽也。然則表伯叔姑姨夫行中。亦有可行弟見兄之四拜者乎。曰。有。其人果在三達尊中。奚但以兄事之。即以父事之。亦可也。父執先達行中。亦有可行生徒見師範之四拜者乎。曰。有。其人果在憲老乞言中。奚但以身師之。即率子弟咸師之。亦可也。此

制中引而未發之意歟。

再剖尊卑長幼拜揖答不答議

夫卑幼拜揖尊長之儀。既有令甲可據矣。尊長之答禮與否。尚未詳載。亦當有以剖之。大較以古禮合憲章。而其等可裁也。祖於孫。父於子。不問揖與拜。俱不用答。亦俱不嫌坐受。而父則稍辨於祖。母又稍辨於父。此於冢子加冠之禮見之。古者適子三加禮畢。拜父。父起。拜母。母起。父不答。而母答。冠義云。見於母。母拜之。是也。古者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伏拜。俠拜。即今女人答男子之小拜。蓋母以小拜。答適子之大拜也。不言見於父。父揖之。故知父無以揖答拜之禮。但起於坐而已。起於坐。亦異平日父坐子立之常規。則以適子爲宗祧著代故也。庶子則否。國制定品官冠禮。其三加僉倣儀禮中士冠禮之式。禮成。但言冠者拜父母。父母爲之起。似并毋之拜而去之。豈以品官命婦之體尊。不與士庶之母等歟。祖父母。豈無加冠之適孫。禮旣不

言見於祖母。祖母拜之。制亦不言冠者拜祖父。母。祖父母爲之起。以是知祖父母之於孫男。但以坐受。不以立受也。舉一冠禮。而其餘可推已。然則父祖之於子孫。除嫡子著代外。更無三醮及起坐之禮乎。曰。古以世祿故。專重嫡。今當稍別。或者子有未冠而登科甲者。無論嫡庶。皆可以行三加之禮。爲爵弁已。錫於君故。又有冠後以封章榮父祖者。雖非著代。亦可以用起坐之式。爲君恩實推於子故。此今日之可以義起者歟。弟拜兄。兄必荅拜。亦必待弟之先下拜也。而後荅之。揖則可以平揖。荅深揖。而其中亦尚有等在五年以內者。爲比肩之兄弟。弟可東面望兄而拜。兄可西面對弟而荅。在五年以外者。爲肩隨之兄弟。弟可退下半席而拜。兄可進上半席而荅。在十年以上者。近於叔姪。弟可更退而下。兄可更進而上。在二十年以上者。近於父子。弟可退入北面。兄則仍據西面。兄之長。雖未及二十年。而果有父師教養之恩。則可從二十年

以長之例。若年倍而恩亦倍。則以再拜答四拜。亦可矣。弟之幼。雖已及二十年。而設有顯親。庶兄之弟。亦可從待十年。以長之例。長在五年內。外。第用比肩平對之法。亦可矣。尚有大宗小宗之兄。服制雖降。而其重。與十年二十年之長兄等。則亦以此例裁之也。伯叔之於姪也。體在父兄之間。揖則以淺揖。答深揖。拜則以整揖。答整拜。而伯則多做父體。叔則多做兄體。姪必北面而拜。伯可間以南面答。而叔則恒以西面答。伯有祖恩。父恩不嫌。直踞父體。但不得如父之坐受子拜。叔具父道。師道不嫌。上同伯體。但不得如伯之南面受拜。叔齒如在肩隨內外。而又非有恩德及姪。不嫌。做二十年以長恩兄之例。以半禮答。全禮。或如婦翁之扶壻起拜。亦可。又或叔幼姪長。叔庶姪嫡。則四拜全答。情禮始安。唯下拜者。必先以首至地。答拜者。必先以足起地。而亦不用左右相對之拜法。以混於兄弟。乃兩得之。此亦論於期親及同堂者。而小功以下。又

當參酌於親親貴貴之間。或以少賤之叔。遇亢宗之姪。此以揖拜全答爲義。或以達尊之叔。遇下賤之姪。此以答揖不答拜爲義。而拜以半答者。亦有之。則皆緣情而可定者也。母舅之於甥。婦翁之於壻。大槩用伯叔之體。揖則必答。而拜則在答與不答之間。母舅之不答甥拜也。常在幼穉之時。而冠後則別。婦翁之答壻拜也。必在親迎之頃。而婚後則別。故母舅於旣冠之甥。多全答。而婦翁於婚後之壻。多半答。其中亦有辨

焉。甥就養於母家。則舅有父道。其拜可以無答。而以手携之。壻入贅於妻家。則翁亦有父道。其拜可以立受。而以揖答之。否則或以全答。或以半答。而亦有但以揖答者。當以貴貴賢賢之兩義參之。在甥壻。則不自有其賢貴。而以恩德之淺深爲隆殺焉。大約甥壻之前揖也。必以手過膝。而答者。或不必要過膝。甥壻之下拜也。必以頭至地。而答者。或不必要至地。亦有不嫌於過膝至地者。其貴之足以敵親者。歟。師也者。合父兄之

道而爲言者也。父不荅子之拜揖。兄必荅弟之拜揖。師則兼而用之。然亦有辨。師之負乎父道者。可以南面正受弟子之拜。而但以四揖荅。師之負乎兄道者。可以西面側受弟子之拜。而兼以兩拜荅。然當其在門而授經也。雖兄道之師亦不嫌以南面之正位行教事。及其離經而來謁也。雖父道之師亦不嫌以西面之側荅示謙恭。弟子以贄見質經來。其拜不必全荅。以慶賀參辭來。其拜亦可以全荅。其荅揖之淺深。則亦

畧似。毋舅婦翁待甥壻之體矣。此唯論乎人師經師。而句讀之蒙師。與市道之業師。別論焉。家長之臨奴婢。有二格。在卿大夫之家。名曰奴婢。與勳臣爲一律。畧用藩王臨閣堅之體。但有叩首而無頓首。叩則不必以小揖荅。此堂陛之遺矩也。在士庶之家。名曰義男。與雇工人爲一律。畧用父祖臨子孫之體。但有頓首而無叩首。頓亦可以小揖荅。此里巷之常規也。庶人尚以小揖荅。奴婢之拜。安得不荅。子姪之揖。卿大夫尚

不以母拜。答長子之冠。安得反答奴婢之拜。此皆禮節之易曉者。獨叔姪兄弟師生之間。多亂於禮耳。聖制亦多引而不發處。故爲之畧研其幾云。

叅合古禮時章以辨上下東西拜揖正體變體議

按古者尊卑長幼相見之禮。不問拜與揖。答與不答。凡在尊卑行者。尊必居上。卑必居下。凡在長幼行者。長必居東。幼必居西。卑見尊。幼見長。並不用賓主分庭之禮。賓主中之父事兄事者。亦不分庭。分庭。平交之體也。平交相謁。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自階升堂。亦東西相向行禮。此正體也。國初欽定庶人常見禮儀。全宗古道。其定四拜禮中之子孫見父祖。姪見伯叔。甥見母舅。壻見婦翁。生徒見師範。奴婢見家長。必用上下相向之體無疑。但除新壻親迎外。則皆以不分庭爲道者也。其定四拜禮中之弟見兄。兩拜禮中之親戚長幼及平交。必用東西相向之

體無疑。但除同宗兄弟外。則皆以分庭爲道者也。唯今世士大夫房舍之制。類不合古制之東西兩階。平交往來。亦不用東西對拜之式。主人從中階迎賓。卽於中階分左右而進。登堂相揖。北俗尚左。南俗尚右。比肩向上。如揖虛空。此變體也。卑幼登尊長之堂。類皆北面而立。向上行禮。尊行唯除父祖南面受禮外。餘或從南面轉東西向而答禮。或又從東西面轉僉向。捱拜下之。肩答禮。長行除伯兄之負父師道者。或以西面答弟揖。餘並不守東西答禮之式。相與比肩而揖於下。此亦變體也。俗士不知古道。認變體爲正體。無足怪者。乃博聞愛禮之君子。亦皆習而安之。若以爲時義當然。何耶。此亦有說。尊卑雖以南北相向爲體。中有名分屬卑。而齒德已邁於尊者。苟非父祖及世父。或難槩以南面之體自居。於是或從僉。或從旁。或遂捱肩而僉於下。蓋降尊而從長者之體。情或當然也。長幼雖以東西相向爲體。中有名分屬長。而齒爵已齊。

於尊者。苟非五年以內之幼行。或難槩以左右之席相齒。於是或師事。或父事。或不父師事而兄事。拜俱從下。蓋遜長而用卑者之體。理亦當然也。是三黨之尊卑長幼。猶有不得不從變體者。而况外交乎。外交之尊卑長幼。則從三達尊中起義也。齒齊爵齊而德亦齊。謂之平交。平交方可以正東西相向之席。其間豈無齒齊而爵未齊。爵齊而齒未齊者。又豈無齒爵兩齊而爲幼學時所推遜之畏友。壯行後所受熏之心師。

難稱德齊者。又豈無德可稱齊。而齒爵懸絕。如翰林之七科後達。及各衙門階級之越。及四五等者。以爲尊卑。又疑於長幼。以爲長幼。又疑於平交。在長者欲以左右平交之體待幼者。而幼者不敢當。則必退而就位於下。長者亦遂俯而就之。在卑者欲以上下相朝之體待尊者。而尊者不敢當。則必退而捱肩於下。卑者亦遂順而從之。此所以成今日之變體也。雖於古禮不合。而參諸憲章。亦有合處。按國初官員相見之

式。一品與二品相見。二品居西行禮。一品官居東答禮。此非取諸弟見兄之體乎。與三品四品相見。三品四品居下行禮。一品居中答禮。此非取諸姪見伯叔。甥見舅。壻見翁。生徒見師長之體乎。與五品以下相見。一品坐受。稟事則跪。此非取諸子孫見父祖之體乎。斯亦國初正體執斯例也。則唯六部尚書之於左右侍郎。合東西行禮之式。於各司正副郎。合居中答禮之式。而主事及司務等官。不無於坐受跪稟之體。稍違矣。又都御史之於左右僉都。通大二卿之於叅議寺丞。方伯憲長之於少叅僉憲。並越二等。而未嘗用居中答禮之體。閣學三孤之於講讀學士。部院藩臬之於科道中書。並越四五等。而不得用居中坐受之體。體則獨嚴於堂屬之際。令凡司屬官品級亞於上司者。稟事則跪。又令凡屬官見上司官。必序立於堂堦之上。總行一揖。上官拱手。首領官答揖。而宣正間裁定憲綱。則令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唯於運使運同知府。

初見時。上手立對拜。而於運副。運判。府同。府判。推官。知州。知縣等官。則中立答拜。於各運府州。首領官。各縣丞簿等官。但起身舉手。於各縣典史。及倉場庫務等官。但坐受舉手。俱不答拜。則又不待越四等以下。而後坐受稟跪也。同出憲章。而正體中。參有變體焉。亦多出於聖祖之親裁也。夫何故。聖祖最重正一品衙門。文階之正一品。止有宗人一府。其令則親王爲之。而勳戚攝之也。武階之正一品。止有都督五府。其長則開國元勳爲之。而侯伯佐之也。親王非下天子一等。而與東宮同受百官之四拜者乎。元勳非握大將軍符久尊於外。入朝亦出品班之外者乎。其裁越二三等之居中答禮。越四等以下之坐受跪稟。大槩從掌府事之宗戚勳貴上起義。而二品衙門則殺焉。三品以下又殺焉。文階中之二品。亦唯中書一省爲最尊。而以都察院頡頏之。除都察院外。六部皆其統屬。而六科及中書舍人。則其首領諸屬也。故其體畧

下於宗人令。而與左右都督東西行禮。然居中坐受。稟事則跪之式。在領屬中。但可行於六品郎官。不得行於五品大夫矣。則都察院以下可知也。中書未革六部尚書。猶在三品京堂中。每以侍中轉尚書。以侍郎轉侍中。以郎中轉侍郎。體不甚懸。故主事等官無跪禮。而四品五品京堂衙門。雖有僚屬。情更親而體更殺。僚則以長幼參平。交之體屬。則以尊卑參長幼之體。即居中答禮之體。猶有難於槩執焉者。而况於坐受乎。况於跪稟乎。其他文武官僚相接。論品秩亦論衙門。論衙門亦論差委。品秩雖有一等二等三等之懸。或以衙門之頭頭平其體。衙門雖有四等五等之懸。或以差委之事權抗其體。此在洪武之初已然。蓋聖祖有鑒於元末專任中書之覆轍。欲以大臣鈐束小臣。亦以小臣糾彈大臣。故其議禮置法如此。中間又經胡惟庸之變。革中書而分任六卿。衙門不無陞降。體統因有參差。六部蓋以三品衙門陞二品。額雖陞而堂

堂衙門雖有僚屬。情更親而體更殺。僚則以長幼參平。交之體屬。則以尊卑參長幼之體。即居中答禮之體。猶有難於槩執焉者。而况於坐受乎。况於跪稟乎。其他文武官僚相接。論品秩亦論衙門。論衙門亦論差委。品秩雖有一等二等三等之懸。或以衙門之頭頭平其體。衙門雖有四等五等之懸。或以差委之事權抗其體。此在洪武之初已然。蓋聖祖有鑒於元末專任中書之覆轍。欲以大臣鈐束小臣。亦以小臣糾彈大臣。故其議禮置法如此。中間又經胡惟庸之變。革中書而分任六卿。衙門不無陞降。體統因有參差。六部蓋以三品衙門陞二品。額雖陞而堂

屬不變舊體。故尚書已從中書令丞之體。站左都御史之上。而越四等之主事。未見其從坐受跪稟之式。視中書令畢竟有間焉。司務特部中九品官耳。於子部大夫亦越四等。而領班却先子部。則以其爲堂翁首領之司。義不屈於各司也。藩臬有八九品之幕僚。不與四品以上有司敘尊卑拜跪之禮。義亦准此。翰林院蓋以三品衙門降五品額。雖降而堂官猶存舊體。故學士尚執三品京堂之體。分六部堂官之庭。而講讀

以下諸僚亦未見其執屬官居下拜上之式。視別衙門畢竟有間焉。大學士亦五品京堂耳。於部院正卿亦越三等。而分庭不問部院。則以其爲天子密勿之臣。義不壓於外臣也。禁中有四品之司禮監。得與三品京堂從分路而行之式。義亦准此。又中書省以六科分駁六部事。故六科原屬省。不屬部。殆與六部相表裏。省雖革而封駁如故也。且屬朝廷近侍官員。雖太宰安得以先年中書令之體格臨之。符丞祿丞及編

檢之不屈膝於部堂。義亦准此。又都察院以十三道分察十三省事。故各道不但察外。亦察內。且許其堂屬互糾舉。等雖懸而言責並重也。復代天子巡行方岳。雖岳伯安得不以皇華天使之體格尊之。科部及雜差御史之必作賓於藩臬。義亦准此。諸如此類尚多。此正體之中。所以多叅變體也。在公會猶多變體。而况賓主酬酢私相拜望。非以爵下齒。卽以齒下爵。非以爵齒讓德。卽以德讓爵。齒或主或賓。有不敢當南面

之拜揖者。則必退而僉立於旁。又有不敢當東西之荅禮者。又將退而肩列於下。殆亦時義之當然。猶夫民間相見禮儀。除祖孫父子主僕外。一切尊卑長幼之間。類不可以一格裁也。第惡夫狗勢狗情。而不當於天則耳。夫俗士類疑朝廷嚴重之體。與委巷異齊。豈知一切拜跪等儀。皆從里巷中起。舉其大者。如天子南面而受百官之五拜三叩。便殿亦賜大臣坐几。實叅用父祖臨子孫。師範臨生徒之體。內侍但有叩頭

而無頓首。則純用家長臨奴婢之體。而內侍亦近君之臣也。故亦不以外朝官之越等跪拜拘之。但令遇駙馬於道。必須下馬。遇公侯一品二品官。引馬側立。遇三品四品官。分路而行。亦以近侍官之例而進之一格也。不齒勳戚公卿。而齒三四品官。即用古禮之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而齒於農工醫卜等流之義。蓋天子之待勳戚公卿。亦倣品官待士之體。其待三品以下庶僚。亦倣品官待民庶之體。古者出鄉之家臣。不與士齒。而與庶人齒。此今日出宮之內侍。所以側立於一二品。而分路於三四品也。百官北面而朝。東宮親王。行四拜禮。此亦參用子見父。姪見伯叔之體。而天子於親王中之稱伯稱叔。稱兄者。亦不廢民間弟姪見尊長之體。觀其御大殿。受親王五拜三叩禮畢。即於便殿中。以四拜之禮荅之。可見已。東宮之荅親王。亦以此義。乃如禮儀定式中。所載百官相見諸體。大槩在京部院堂屬。則以父子衙門借師生體者也。在

外方面有司。又以父子衙門借君臣體者也。此外各衙門領屬。似通民間弟姪甥壻及平交諸變體而互用之。有不盡如禮儀定式所云者。則以定式先頒。而更定之憲章在後也。其所更定。大槩緣人情之所適。而以理裁之。故洪武末年之定制。不無與初年稍別。士有疑 國初之禮式不可行於今日者。不知 聖祖已先爲之

變通矣。然 國初雖有變體。亦必不遠於正體。沿至宣正景順以後。而變中又復起變。舉其尤

者。則如閣學中有一品之二孤。其待五品之翰林學士。不但不執越四等坐受之體。而且以舊額叙實僚。此猶民間有年長以倍之伯兄。齒德雖尊。而於同堂介弟。但叙長幼。不叙尊卑也。然學士之站朝班。不列於大理丞尚寶卿之間。而列於僉都通政之間。終非體。蓋嫌於狃要路以易朝常故。又如藩臬中有二品之方伯。其待七品之監察御史。不但難執越四等以下受拜之體。而且以方面受考察。此猶民間有年高望高

之小宗。名分且尊。而於大宗嫡子。難論尊卑。亦難論長幼也。然御史之謁二司。不用坐東向西之式。而用坐南向北之式。終非體。蓋嫌於狃俗例。以易朝綱故。又如總督都御史。品級不高於總兵。衙門不異於巡撫。而權則兼制總兵巡撫。督撫副僉都。品級亦不高於憲。長憲副。衙門亦不昂於都指揮使司。而權則並壓藩臬閫司。但不用東西對拜之體。而或令人南面。或答於西面。且有淫於居中答禮之體者。總督人軍門是也。恰似幼者反擡於長者之上。則猶民間有繼別之宗子。雖與支子年相若。道相似。而支子不問嫡庶。卽貴顯。並歛車從。以入宗子之門也。然總督之以中立答拜待二司。終非體。蓋嫌於非堂屬。而抑從堂屬故。又如巡按御史。品秩僅與推官知縣等。而批仰且及於從三品之運使。正四品之知府。兵備僉事。品秩僅與府同知等。而叅掣亦及於五品之文官。三品之武官。不但借用居中答禮之體。而各官之叅辭必跪。問

答亦跪。且有淫於亞級跪稟之體者。運使知府是也。恰似卑者反躋於尊者之上。則猶民間有三命不齒之支子。雖與宗人之尊者長者相處。苟非期功之親。及繼別之大宗。有筵宴必設別席。不坐於無官者之下也。然院道之以稟事。輒跪臨運府長。終非體。蓋嫌於奉憲綱而陰悖憲綱故。此皆弘正以後之變體也。其於國初之正體漸遠矣。而義亦猶有可解者。爲有因時之權制存焉。今又愈變而愈遠於正。一切禮儀定

式俱爲權勢之重輕炎冷所移。權重勢炎。則昔所定爲向上行禮者。一變而分左右。如平交。再變而據上手。宛似長之待幼。三變而踞上席。宛似尊之臨卑。此在巡按御史之壓藩臬。猶得以會同撫院考察爲辭。其最不可解者。莫如遼東各衛經歷。以七品異途受幕職於本衛指揮使。正在越四等跪稟之科。徒以聽候兩臺故。不但跪稟而已。且偃然用分庭之體。而踞上席。待別衛有若屬吏然。志則揚矣。如憲綱何。而邇年

新甲科之遽賓京堂方面老臣亦非體。權輕勢冷。則昔所定爲居中受禮者。一變而分賓主。成平交。再變而以下手。遜上手。頗似幼之待長。三變而以下席陪上席。頗似卑之承尊。此在三司長官之尊。科道猶得以近臣難拘。品級爲辭。其最不可訓者。莫如先年鎮守太監。以四品內侍奉。欽差於總督尚書都御史。正在引馬側立之款。徒以超賜蟒玉。故不但不側立而已。且儼然挾近君之寵。而據中位。壓三司。亦若總督然。體則隆矣。如祖訓何。而目今鑛稅使之憑

陵撫按藩臬重臣。亦非體。此變體之駭人耳目者也。諸如此類亦多。開國以來之紀綱。唯有日搖一日而已。紀綱搖於上。風俗安得不搖於下。於是民間之卑脅尊。少凌長。後生侮前輩。奴婢叛家長之變態。百出。蓋其所由來者漸矣。先正有言。禮失而求之野。吾儕林下之人。無亦且置國是爲第二義。而求端於民俗尊卑長幼之禮乎。禮有正體。變體惡乎執。曰。祖孫父子主僕之

間但守正體。兄弟叔姪舅甥翁壻師徒之間。兼綜變體。然變而不失其正。卽正也。論正體。則必以春秋刪述後之經制爲宗。而委巷之陋習。不可執。亦以洪武開創初之憲章爲宗。而邇年之俗例難盡執。中有極重而不可反者。則如之何。曰。易窮則變。變則通。而欲速則亦不達。轉移自有漸焉。大槩武階中之變體。已難反。而文階中之變體。尚可反。卽文階中之變體。亦但可反。成弘以後之屢變者。還於宣正間之再變。而不能反。宣正間之再變者。還於洪永間之初變。若武階。則今日統袴子弟。委非國初人物。而冗員且多。不以文官節制之。斷不可。其變體之愈趨愈下。則所謂極重者。不可反也。當此之時。文階中之極重。猶難反。乃欲并武階而盡反之。卽使聖祖復生。亦將有所不能。而盡反亦非國家之福。若民間相見禮儀。則今猶未遠於古也。故朝綱中之變體。非君相不可反。而民俗間之變體。則老成典刑亦可反。反變體爲正體。類非同流。

後之紀作詩 卷之二 五
合汚之鄉原所能任也。溺俗者。狃於雷同。避嫌者。戒於立異。必也獨立不懼。遯世無悶之君子乎。然而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又若之何。則尼父先有言矣。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志行寄諸春秋。孝經。此亦不得志之言也。尼父不能以志行匡一時之天下。而能以志行維萬世之天下。則以萬世之人心不死也。擔世教者。夫亦竊比從先進述禮樂之餘意。以待後之君子而已矣。

分別官民家奴婢義男因以春秋之法正主
僕議

古者天子諸侯之國有公臣。公卿大夫之家亦有家臣。家臣之中。復有公臣。有私臣。曷謂家臣之公臣。如孔子之仕於高昭子。冉有季路之仕於季康子。名曰家臣。實公臣也。可薦而同升。諸公亦可以不合而去。曷謂家臣之私臣。但奉詔於私家。而不受詔於公室。如孟莊子所不改父之臣是也。其中亦分二等。有爲卿大夫總理家

政者。謂之家相。亦謂之室老。卽今縉紳家僮僕之領袖也。有爲卿大夫分任各役者。謂之衆臣。亦謂之更僕。卽今縉紳家奔走之僕從也。家之公臣。士君子亦以小試行道而不辭焉。家之私臣。則與執工技以事上者同體。出鄉不得與士齒矣。先朝衣冠名族。此辨甚嚴。近乃有起家鉅萬之豪僕。聯姻士流。多挾富而欺其主。亦有奮迹賢科之義孫。通名仕籍。則挾貴而卑其主。此士風之變也。何以裁之。此當別其等於義男。奴婢之間。考律令。雖有奴婢見家長之條。亦有奴婢犯家長之禁。然唯許公侯及三品以上官畜奴婢。有籍沒者。但給賜功臣之家爲奴。而品官不與焉。士庶家但名義男。不名奴婢。蓋勲貴可臣庶人。庶人不相臣也。名義男。則僅下親男一等。未嘗禁其讀書出仕。名奴婢。則與娼優隸卒爲一律。而不得廁於士流矣。此其別嫌明微之意。最深遠也。然公卿大夫之貴。亦不下於勲臣。而等稱賤僕爲義男。無乃抑而夷諸士庶間閭。

豪富之氓。豈可混於朝貴。而斥辱義男爲奴婢。無乃亢而等諸勲臣。邇年廷臣建議及此。奉有新旨。今後官民之家。財買義男。如恩養年久。配有室家者。照例同子孫論。如恩養未久。不曾配合者。士庶之家。依顧工人論。縉紳之家。比照奴婢律論。大哉。皇言。旣已執兩端而用中於民矣。而法官尚未別白官民界限。則如贊郎吏與旣仕。皆可列於縉紳。舉貢官生未仕。皆當夷於士庶。豈無酌量之權歟。此又當稽 聖祖之

制也。洪武二十四年。更定官員役使奴婢之例。公侯之家。不過二十人。一品不過十二人。二品不過十人。三品不過八人。而不敘及四品以下。亦不言四品以下官員。不得役使奴婢。若以前例推之。當是四品可用六人。五品可用四人。而六品郎官以下。或從四人例。或從士庶家義男例也。今旣奉有題准事例。則又可以新例圓舊額。竊謂京官自部寺首領以上。凡從正途入流品者。外官自府佐縣正以上。不從大察追誥勅

者。其義男皆當照勲臣家奴婢之例。武職五品以上亦然。文官之子孫雖不仕。而僕從祖父培植來者。仍用此例。其餘則從義男之律。凡鞫此等獄情。必援律例而申明之。毋相混濫。使天下咸著於貴賤之義。則今驟入賢書之寒士。其以子女殉錢神。而不避良賤爲婚之誚。誠足羞已。唯義子讀書應舉一路。尚無憲章可憑。或曰。有教無類。開之便。或曰。漸不可長。塞之便。愚以春秋之法。裁之。諸侯干天子。大夫干諸侯。陪臣干大夫。春秋之所斧鉞也。仲叔奚于之請繁纓。又重爲名器。惜焉。僕之干主。與臣之干君。何異。縱之讀書。應舉。豈謂不仁。無乃與惜繁纓之意。違歟。吳越之間。此害殊不淺矣。矯枉不嫌過正。或者姑塞此門。杜日後于主之漸。可乎。乃富宦家。釀有鉅萬家囊之僕。其所從來亦遠矣。不知古者清白吏子孫。亦有此家相否。春秋責備賢者。又不得專責於不臣之僕也。

緣父子師徒名義以訂隸屬胥徒僮僕稱呼

議

凡卑幼之稱尊長。古今異態。大要不出二端。一曰大人。一曰先生。大人之稱。其義緣於父子。其案則徵於曾子之受杖而慰。曾皙曰。大人教參。得無勞乎。後乃通其例於官民堂屬之間。在國初。百姓之稱有司。以之下司之稱。上司亦以之。加一老字於大人之上。則從其位分之尊也。先生之稱。其義緣於師徒。其案則徵於樂正子之見責而質。孟子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後亦

通其例於交遊官長之間。在國初。後輩之稱先達。以之。京屬之稱堂翁。亦以之。加一老字於先生之上。亦從其齒爵之尊也。然大人之稱。雖緣於父。而以其爲尊者之通稱也。混諸父則泛。倘加老字。尤泛。故人子唯於手書稟白稱大人。而對面。非以爺稱。卽以爹稱。從人子恒稱上加一老字。則爲僕隸下人之稱。稱雖非古。而義亦不乖也。先生之稱。雖緣於師。而以其爲長者之通稱也。混諸師似泛。但加老字亦泛。故弟子輒

於未貴之師稱先生。而既貴則不槩以先生稱。而間用老師之稱。外有倣師稱而稱老伯。老叔。老翁。老丈。則爲交遊父事兄事之稱。稱未必皆當。而義則各有在也。當吾未入仕之先。所見鄉黨稱呼。在父老。除三黨之親有定稱外。富民類於鄉曲之達尊稱大人。僧道類於方內之貴士稱大人。今則有進而用老先生之稱者。又有退而從僕隸下人之稱者。皆非中道。而於國制更違。在後生除父兄師友等行。有夙稱外。已仕

者類於年尊爵尊之先達稱老先生。未仕者亦於年尊德尊之父輩稱老先生。今則有縉紳濫施於江湖之遊客者。又有耆英濫施於青雲之少年者。皆駭聽聞。而於古道尤遠。愚已畧於別議中及之。今弗贅已。唯念士大夫謝事而歸林下。既不可不追野人之禮樂。又不可盡撥君子之禮樂。而善俗必自刑家始。則父子兄弟夫婦之外。主僕之稱呼當正也。品官家之僮僕情則父子義則君臣。其體介於掖廷闈豎官府吏胥

之間人但知家長之馭義男難可等於天子之臨內豎豈知內使之面君稱爺及章奏中之稱萬歲爺爺並本於民間子尊父僕尊主之體也父子主僕之體既可借於君臣間則亦可借於堂屬官民間故在京衙門吏胥之面稱部院堂上官俱倣內侍之稱君曰爺却綴一老字以別於天子而司屬則稱爹以別之亦加老字於其上蓋以吏胥視部司並有君道而以堂對屬則堂翁類大宗之統君道司屬類小宗之分君道也。在外衙門吏民之私稱各府太守俱倣京朝之以老爺稱部堂且加一太字以別於僚佐而州縣正亦稱爹以別之且別太字大字於老字之上蓋守令之宰郡邑並稱民之父母而以守較令則令乃父母中之父母守則父母中之公祖也民間子父或稱爺或稱爹原屬方音非有等殺而官吏以此別上下司之稱於義亦得今京官唯銓部吏胥守此稱而不變各部則司屬俱變而稱爺唯不濫堂官之加老字至於外僚

則不但州縣主之稱。與府主無異。卽幕僚襍職等官。亦無別於京堂方面之稱矣。雖於大體無碍。而別嫌明微之義何在耶。更有可怪者。禪講二家之緇流。其徒並不守本師和尚之稱。而借宦途尊官之稱。不但呼翁而兼呼老。不經孰甚焉。乃宦家僮僕。却有不改京外堂屬官之風稱者。吳越間近古之風。僅見此一節耳。然國制內外致仕官。居鄉敘爵。爵同序齒。並言內外。顯是京堂與方面同體。京屬與有司同體。則任內吏胥之稱官長。誠當別於堂僚屬僚。而林間僮僕之稱家長。何所擇於京堂方面。臺察則久與撫臺並尊於外。而郡守則又久隨方面官之後。而受吏民之尊稱者也。退而居鄉。僮僕何嫌以吏胥之稱稱家長。然則家長之可借大老稱者。豈必專在部堂家屬中哉。且世宦之家。多有父子同朝。亦同謝事家居者。如其同在大九卿中。則僮僕將混父子之稱爲一體。亦非別嫌之誼也。夫奴婢之事家翁父子。正如內侍之事天子儲

皇內侍固以爺稱天子。而於天子前以小爺稱儲皇也。以此義推之。父雖郎官。不嫌進一等而借京堂方面之稱。以別於子。子雖大夫。不嫌退一等而用京屬有司之稱。以別於父。卽子不貴顯。而父年已及七十。亦古人稱老之年也。里中父老。誠不可勒之。以從京堂大老之稱。而家屬之借此稱。亦不爲過。况以子貴別嫌乎。或曰。曷不用世俗稱封君之體。更加一老字以別之。則邁迹自身者。又不可與封君之。以子貴者同稱也。頗似同年之父。與父之同年。其稱不可相濫。設有父爵未列九卿。而以子貴受大九卿之封。則家屬之稱大小主。將有不得不濫者。又何以別之。曰。原稱不可改。當於原稱之上。義起一字。外隸之稱於其父子。在父可添一太字以別於子。如時俗之私稱太府曰太爺。而仍貫老字於其中。是也。在家僮則不必然。家僮之稱於其父子。在子可添入排行一字以別於父。如時俗之分別貴介公子曰大爺二爺。而亦貫老字於其

中是也。在外僕則不必然。又或父先以三孤九卿致政。而子繼之。其例亦若此矣。父子同以小京堂。小方面。或郎官之清要者。居里中。則父於七十以上。借大老之稱。而子仍舊稱可也。吾昔爲鴻山華翰學館賓。其時華公正當七十。越三年。而子登甲第。其僮僕以老翁之稱稱公久矣。不待子既貴而改稱以別嫌也。酌以情理之中。大夫七十而致政。致政方出宦套之中。而齒之尊。可以敵爵之尊矣。則借大京堂之稱以別於後達也。固宜。彼方外流之僭尊官稱。可速革。而士庶家之主僕。原有舊稱。別於有位者。則不必改也。如其冒濫。則有司者治之耳。

再析朝野稱翁稱爹兼加老字及大人先生等殺因由議

曰翁曰爹。此親親之稱也。野人之質稱也。君子中亦用之。用質稱。不以加老字爲重。不加老爲親中之親。加老却爲親中之踈。其尊亦減至尊。一等。故人子之稱父。唯一字。而義男之稱家長。

則兼老。內豎之稱君。唯一字。而吏胥之稱官。長則兼老。此禮之以減爲貴者也。中有非君非父非尊官。而槩以爺稱。此末俗上交之諂辭。而非古也。曰大人。曰先生。此尊尊之稱也。君子之文稱也。野人中亦用之。用文稱。或以加老字爲重。不加老。爲尊中之親。加老。則爲尊中之尊。其親却殺至親一等。故子孫於父祖。光稱大人。而下司於上司。必加老字於大人之上。卑幼於尊長。多稱先生。而後輩於先達。必加老字於先生之上。此禮之以增爲貴者也。中有非尊非長非先達。而亦以老先生稱。此又近世下交之濫稱。而非古也。是皆稍知禮義者之所能辨者也。唯古者起人子。爹爺之二稱。及時制別京外堂屬之二體。其中並有因由。士多習而不察。當剖之。古人製字。殆以爺爲父之正稱。爹爲父之旁稱。稱爺唯在嫡父。稱爹兼通諸父。觀爺字從父從耶。爹字從父從多。可想已。天子專以爺稱。正取義於嫡父之尊。而民間雜以爹稱。或以下君一等爲



原件短缺

義然天子既用民間之父體。則民間之稱父者。亦何必自貶其體。雖以內豎之稱君者。稱父。不謂之侵君也。人子之稱爺。既不謂之侵君。則僮僕加老字於爺字上。亦豈謂之侵尊官體哉。人亦但知京堂與司屬之分。二稱。以為方面官之稱。當殺部院正堂一等。有司官之稱。當殺臺省部屬一等。故今宦家之僕。但以京屬之稱。稱家長之長之為有司者。而不槩以京堂之稱。稱家長之為方面者。豈知京官堂屬之異稱。實緣於外官體。此成化中。所以議京官四品以上。用導三對。從五品以上。方面之體。七品以上。用導二對。從四品以上。有司之體。八品以下。用導一對。從五品以下。有司之體也。豈有同其儀。從而不同其稱呼者哉。又豈有吏民輩所與稱呼。當道官之式。而僮僕輩不可以為稱呼家長之式哉。特緣弘正以後。內日重。外日輕。京堂擡其體於方面之上。京郎亦擡其體於有司之上。而遷轉之差等。亦從之。故京稱與外稱不相等。而吏胥與僮

僕之稱不相蒙。昔也以京堂從方面之稱。而今也。抑方面而俯就司屬之稱。昔也以部屬從有司之稱。而今也。激有司而上。濫京堂之稱。皆非國初之正額也。姑置弗論已。但就奴婢見家長一行而論。猶可綜古額。而絜矩於爵同序齒之間。且國制原令內外致仕官居鄉。庶人以官禮見。庶人所以稱府州縣正官之額。具在也。面稱已移。而背稱不改。則內外品官家之僮僕。可推已。士庶家之義男。當別論。

自稱稱人各欲當情議

人道中。重則三綱。親則三黨。各有一定之稱。弗贅外。在交道中。則有敵體之交。有先後輩之交。又有隆於敵體而殺於先輩之交。其通刺之稱。與覲面之稱。皆不可以不當其情也。大槩稱人者。必進一格。自稱者。必退一格。此古今之通義。然古人必無不當情之名。而今則有遠於人情者矣。別嫌明微之幾。不可不察。古人通刺於朋友。曰友生。而今則定爲師。答弟子之刺。分相懸

之尊官亦用之。故荅友生之刺者。必非友生。而或以門生。或以晚學生也。古人通刺於先輩曰侍生。而今則等爲平交相通之刺。道相似之長者亦用之。故荅侍生之刺者。不皆侍生。而或以晚生。或以晚侍生也。此亦不遠於人情者也。近又以侍生爲踈稱也。進而稍親之。於是眷侍之刺起。又以眷侍生爲恒稱也。進而稍尊之。於是侍教眷教之刺起。又以眷侍教生之猶屬敵體稱也。進而加尊之。於是晚侍及晚侍教之刺起。以晚字冠侍教之上。此正隆於敵體而殺於先輩之稱也。進此則爲晚生。眷晚生。非達尊之先輩。不能當矣。又進此則爲晚學生。爲官銜晚學生。乃卑已尊人之極稱。必齒尊爵尊中之兼有名德者而後可承也。或疑眷侍侍教眷教之刺。爲不經。駁曰。眷則不侍。侍則不眷。兼眷兼侍。無乃跨兩頭之馬。侍從教名。教該侍義。綴教於侍。無乃添畫蛇之足。眷不與教蒙。教不與眷蒙。綴教於眷。無乃串異絡之經。則吾以爲皆不違於

義也。蓋倫輩中。委有介乎親故之間。不與泛交等者。稱眷則太親。稱侍則已踈。故以眷侍別之。厚道也。亦有分在等夷之列。而齒德可欽。提携當遜者。稱晚則太過。稱侍則不及。故以侍教別之。謙道也。世以治教並稱。士大夫之於監司守令。用治生之刺久矣。在治下。既稱治生。在教下。豈不可稱教生。聞之先輩。成弘間。鄉縉紳唯於司府州縣官書治生。撫按但書侍生。正嘉間始變此格。尚於撫院書撫治生。於按院書按治生。

而不光書治字。眷教之稱猶夫撫治。按治之稱也。近亦有書眷侍教生及教下眷生者。今不書侍。不書下。而書眷教。省文也。猶夫不書治下。而書治生也。就此一字增損之間。隆殺亦有在焉。治下重於治生。而教下亦重於侍教生。蓋皆義之所可起者。特惡夫施之不當耳。苟當其情。何害焉。復有交誼親密。刺中不稱生。而稱眷弟。侍弟。年弟。友弟。覲面則互稱小弟者。內唯年生不。論齒之高下。此外。則大有權衡在。凡稱人曰老。

丈尊丈曰老兄尊兄而自稱曰小弟皆親之之辭也不謂德均爵均卽可以用此稱亦必年相似而後妥凡稱人曰翁曰老翁曰先生曰老先生而自稱曰晚生曰晚學生皆尊之之辭也待三達尊之體當如是卽道相似而年不相若亦當推敲而參用之不可擡此身於平交之列蓋自稱必退一格故兄事者不自稱弟試觀師長之書友生於門人先輩之書侍生於后輩可推已故稱人以翁以先生則不當自稱曰小弟自稱以晚生以晚學則不當稱人曰尊丈尊兄唯學生二字可以通用蓋士流未有不從學校中出者在後輩固爲本色之稱在前輩則爲不忘本之稱也稱小弟則非敵體之交斷不可在前輩降尊而自稱弟不失爲謙在後輩抗衡而亦稱弟則嫌於亢矣愚於鄉紳序齒議中以十年之兄齒配四科之先達而躋諸肩隨之上以此蓋五年內外之相懸不嫌互稱小弟而十年以上則嫌一兩科之相懸亦不嫌互稱小弟而三

四科以上則嫌。此人情之自然也。亦有爵懸科懸而亦可以互稱者。必也。以十年兄事之齒。當三四科分之先達。一則以天敘。准君敘。一則以君敘。敵天敘。庶其無大嫌乎。不然則必定交於幼學之時。同塾同庠。久受切磋之益。而達不可以變塞者也。又不然則必論學於登仕之後。生乎吾後。吾可以師。則生乎吾前。吾亦可以友也。又不然則必以齒中之父兄行。遇爵中之台鼎位。彼固當爲鄉黨尊上齒。此亦當爲朝廷尊上爵也。然而難執以爲例矣。乃如父事之禮。及晚生之稱。則亦未可槩施諸同袍間。除仕途現任相逢。別論外。但從鄉曲中論齒序。苟年非踰等入父祖行。科非越三十年爲一世。則稱翁稱老先生。固無揀擇。而禮或不必要。槩以父事。刺亦不必槩以晚稱也。夫亦較量於德爵之間乎。乃士流稱名之不古。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余猶及見先輩腹心之交。面稱幼於已者爲弟。刺亦稱爲老弟。後乃彼此互稱兄。而未有老丈之稱。窻友

亦但自稱學生而未敢濫小弟之稱。與年家通家相混。刺亦互兄互弟。互書侍生。唯於勝已之友間書侍教生。而荅者不必皆書侍教。今則老丈小弟之稱。侍教之刺。布滿衿佩間矣。最可怪者。庠師亦以此荅門生之刺。其刺又未必加於有學有行之。允稱齋長者也。有司亦以此荅山人之刺。其刺又未必加於有齒有德之。可稱隱士者也。果有齒德兼隆之真隱士乎。要結不能令人親。橫議不能令人畏。有司何賴於若人。而以侍教之刺先施哉。及士子一入制科。則專重宦交而忽窮交。專親同輩而踈先輩。夙稱晚者。必以晚侍易之。夙稱侍教者。必以侍生易之。其居位則隅者。必變而僉。僉者必變而正。一何不古之甚也。已矣乎。安得有素心從先進者。而與之共挽滔滔乎。

忘分忘年合尊爵尊齒議

孟子之敘達尊。首爵。次齒。次德。雖不以朝廷所尊之爵。鄉黨所尊之齒。揜德之一尊。而亦不以

輔世長民之德。加諸爵齒之上。至論友德。則曰。不挾貴。不挾長。而友。又以忘分忘年爲道也。得無相悖否。曰。凡言忘者。從下交說。不從交於上者說。凡言尊者。從上交說。不從交於下者說。上不忘已之分。何以友山林隱德之士。若隱者原無實德。而曰。我有文章。足以驚海內。王公當忘分以友我。則妄矣。上不忘已之年。何以友少年聞道之士。若後生原未有聞。而曰。我有文學。可以躡青紫。先達當忘年以友我。亦妄矣。據禮。凡

執技以事上者。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而圯上老人。且以嚴詞責留侯曰。與老人期。後何也。是分亦未可槩忘。年亦未可槩忘也。忘從何始。其在有德之窮交乎。窮交之中。聞道爲上。脩行次之。脩行。則必忘分而與。故曰。友其士之仁者。聞道兼亦忘年而與。故曰。生乎吾後。吾從而師之。兩相遇。則彼此相忘。而亦未嘗不相重。如但以雕蟲相取乎。此交道之淺者也。在貴士。固以忘分忘年爲厚道。而窮交亦難

盡忘重爵重齒之誼矣。况交在既貴之後。而年復相懸者乎。據子貢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又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然則爵之尊。固有所擇。而齒之尊。亦有所擇也。尊從何始。其在有德之先達乎。先達之中。憲老爲上。乞言次之。德可憲。則以父事。二程先生之於呂申公。是已。言可乞。則以師事。橫渠先生之於范文正公。是已。兩相遇。則彼此相重。而亦未嘗不相忘。如但以位分相先乎。此典刑之所不歸者也。在後學。固以尊爵尊齒爲當然。而先達亦當內懷挾貴挾長之戒矣。况品入鄙夫之流。而老於財勢者乎。是故上焉者。自反當以德。德無玷矣。又當忘分忘年。以友人之德。是以無下交之瀆也。然無權亦入於鄉愿。下焉者。師人當以德。德有宗矣。兼亦尚爵尚齒。以養已之德。是以無上交之諂也。然不慎。亦傷於匪人。先達無所以爲後輩重。而但以齒爵踞人上。恥也。能忘齒爵。而以鄉愿自結於後。

後輩亦恥也。後輩無所以爲先達重。而但以才氣狎大人。恥也。能尚齒爵。而以匪人受傷於前輩。亦恥也。慎之哉。慎之哉。

稽 祖訓許百工技藝建言合諸司職掌糾劾不正陳言以戒奔兢議

聖祖遠稽百代鑒勝國之以壅隔下情亡天下也。其開言路甚廣。又鑒前代之以處士橫議亡六國也。其戒妄言亦嚴。伏讀

皇明祖訓中一款。今後大小官員并百工技藝之人。應有可

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開奏。而卧碑中復開。一切

軍民利病之事。許當該有司。在野賢人。有志壯

士。質朴農人。商賈技藝。皆可言之。諸人毋得阻

當。惟生員不許。而生員有學優才贍。深明治體。

年及三十。願出仕者。亦許敷陳王道。赴京奏聞。

其求言之廣也如此。又讀諸司職掌中一款。凡

學術不正之徒。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求進用。

或才德無可稱。挺身自拔者。隨卽糾劾以戒奔

兢。而大明律中復開。若縱橫之徒。假以上書。巧

言令色希求進用者杖一百其禁妄言也又如
 此吾見近世布衣中委不無學優才贍明治體
 而願陳言者又多有縱橫奔競假上書以博名
 高者在道揆自有操縱之權而在野之賢人壯
 士則何以自處此當裁諸孔門之矩也孔子之
 志曷嘗一日不在天下國家然其自道則深戒
 夫行怪有述者又深羨夫依中庸以遯世者且
 有感於禮樂征伐之下移而曰天下有道則庶
 人不議然則士當有道之世殆以養晦席珍為
 道而無取於言高者也子思又發為下不僭之
 義而曰國無道其默足以容然則士當無道之
 世復以危行言遜為道而不尚夫憤激者也蓋
 不獨縱橫奔競之徒不足齒即使果明治體而
 自卑以求幸其言薄亦甚矣何足與謀孔子中
 庸遯世之道然使人人依中庸以遯世也將無
 虛 聖祖求言之旨乎曰古者矇誦瞽箴士
 傳民語盛王之世皆然 聖祖正以三代之
 直道待天下也乃人士既度其德又度其時其

自待則不可以不嚴矣。孔子十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如使先得卧碑中三十陳王道之同然。則魯昭公之受逐於季孫意如。正其時也。曾不聞孔子效一籌於其間。但適齊以待其定而已。年近五十而仕。近七十而歸老。唯於都城之墮百雉有請。夾谷之具左右司馬有請。討弑君之陳恒有請。而此外則多因問而發。定公不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不先以君禮。臣忠進也。哀公不問何爲則民服。孔子不先以舉直錯枉進也。則進言固自有時也。然則今之布衣上書。豈不謂之無事生事耶。且天子之求言。以圖治也。試令韋布之流。人人望風獻策。國是鴟張。天下亦可治乎。仲尼之門無是也。昔人亦有匹夫言大計。而近銷一時之大變。遠垂萬世之令名者。其魯仲連之諫止帝秦一言。王仲淹之獻太平十二策乎。而程伯淳亦於幼弱之年。上稽古正學定志之論。此雖身無言責。而時則當可言之會焉。是以學士稱之不衰。然吾則獨取仲

連之一出爲當幾。而仲淹伯淳之上書。竊謂孔子當其時。亦未必蚤發。輕發若此。至於毛遂。茅焦。郇模。陳東之流。豈非奇士。而吾皆無取焉。唯諸葛武侯。以布衣承先主之三顧。草廬爲之托。出三分籌畫。李鄴侯亦以布衣爲肅宗之儲。官賓友。爲之傾倒。帷幄壯猷。此則不戾於孔門之矩也。已。末世布衣上書者不少。果有如武侯鄴侯之迫。而後起。量而後入者乎。大都以銜玉求售之心。行越俎代庖之事。卽其言鑿鑿可采。君子猶羞稱之。而况勦襲陳言。且有假手於他人者。則真所謂縱橫之徒也。不獨布衣爲然。朝士亦然。我朝雖不專設言官。而臺省終以言責爲重。各衙門終以官守爲重也。官非言責而言。天下之事。則必言臺省之所不敢言。不能言者。而後有辭於天下。雖有辭於天下。而於所以所由所安之地。或決去就於一擲。以官易名。卒乃名存而官亦存。或拚死生於一旦。以身易名。卒乃名顯而身亦顯。亦多可與人知。難與天知。唯

至於官去身去名亦去。實見得是。蹈白刃以從之。斯則可以爲難矣。然君子猶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能蹈白刃而不能蹈以中庸。正所謂可以爲難。而仁則吾不知也。乃或隱然以氣節自高。孔子器小之評必及焉。更有冒一險以成名。終其身倡狂自恣。遂末露於晚節者。此與縱橫奔競之布衣一間耳。何怪乎隨世就功者之議其後哉。斯又不可苛求於越職言事之士。而言路中之君子。皆當反之於獨知之地者也。大槩無言責者。不可籍口於直言無隱之聖制。而借事以博名。有言責者。又不可懲噎於鹵莽言事之淺夫。而擣虛以取望。持衡於言不言之中。而求其當。則莫辨於江右。其中丞之所輯言責要覽矣。中列當言者有五。則所謂關君德。關吏治。關人才。關民生。關國計。是也。當直言者有三。則所謂大利害。大奸弊。大冤抑。是也。勿怕言者有四。則所謂關社稷安危。勿以批鱗剖心怕言。權奸亂政。勿以蹈虎捐生怕言。衆言淆

國是。勿以違衆犯怒怕言。事關公議。勿以跡處嫌疑怕言。是也。勿惜言者有三。則所謂事關法紀。雖親愛勿惜。行止關大利病。雖有成議勿惜。事關久遠。目前小利害勿惜。是也。有且緩言者二。則所謂主心知所顧忌。及關天親骨肉之間。是也。有勿輕言者七。則所謂事關宮闈秘邃。而未有據者。軍機秘密者。投鼠傷器者。更置法令憲章而未覩全利者。議論雖是而時勢必不可行者。及不能處分者。株連起大獄者。是也。有

可言可勿言者四。則所謂人過失可言。而有權倖欲中之者。人誑誤可言。而中有不得已之情者。人一青可言。而大節足稱者。用行政或有錯繆可言。而人論列已明者。是也。有已言不厭再言者四。則所謂事理人已言。而指陳未悉者。忠謨讜論人已言。而上未省納者。奸弊人已言。而關我職掌者。是也。有勿爲人言者五。謂勿拾人咳唾。勿附人聲響。勿聽人嗾使。勿希人意旨。勿替人標榜等言。是也。有當戒言者六。謂戒模

稜兩可。戒偏頗失中。戒褻媒。戒忿爭。戒深情詭
秘。戒委靡不振等言。是也。噫。有言責者。慎斯術
也。以往。其無所失矣。斯之謂危言危行。斯之謂
言足以興。言路果皆若人。何必更言默足以容。
而亦何虞於庶人之議哉。愚也。以此自省。不覺
惕然內泚焉。在部司。既有不度德之言。在外臺。
復有不中機之言。何敢自謂於要覽。一一打得
對同也。故特表而出之。以寓自懺之意。亦爲有
言責者作指南。無言責者進藥石焉。在韋布。則
與其行怪有述。毋寧學中庸而遜世不見知也。
是乃所以善述。聖祖之憲章也。

再覈卧碑士農工商可言軍民利病合教民
榜文各安生理議

卧碑不許生員建言。而許在野賢人。有志壯士。
質朴農人。商賈技藝。皆可言軍民利病之事。至
於教民榜文六條末後句。却以各安生理。毋作
非爲結之。如言軍民利病乎。豈無妨於生理。如
各安生理乎。何暇及於軍民利病之圖。二義若

相違也者。且曰賢人。曰壯士。此卽山林隱逸懷材抱德中人。誠有能言軍民利病者。乃質朴農人商賈技藝何知。而亦許之進言。無乃率天下而路以荒其生理也。士民何幸生此不諱之朝。亦以生理爲重耶。以軍民利病爲重耶。曰自昔聖帝明王。立賢無方。求言亦無方。而况開國初。又議禮制度考文之日。采納安得不廣。若士民則以素位而行。不願乎外爲道耳。曰古者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男子蓋以天地四方爲事也。故名生辰爲懸弧之辰。柰何以生理局之。曰此義見於程傳。其傳履卦辨上下定民志之義。曰古者公卿大夫而下。位必稱其德。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與於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騫於利。天下紛然。欲其不亂難矣。是故有道之世。不問士農工商。並以各

安生理爲正義而士則難與農工商賈並論此
義又在戴記中太學一篇太學一篇教太學之
士者也故言明明德卽言親民而究其極自止
於至善擴其量曰欲明明德於天下然太學之
外豈無農工商賈之儔乎亦責之明明德於天
下則逃生理而越分生事者必衆矣故又約其
本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蓋不問卿士庶人靡有不以脩身立本者而士
以明體適用爲道何可不思明明德於天下農

工商賈以各安生理爲道何必浪言明明德於
天下此先王之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然則
孔門之徒子路負米曾子裘耕有若與於從軍
之列皆農工商賈中人也而國朝倡道布衣
若吳與弼胡居仁陳真晟王良諸名賢亦皆四
民之傑可一一局以生理而不與其明明德於
天下乎曰孔門之諸賢皆士也周制士起於農
不廢生理而樂群於先覺之門正三物教萬民
之遺法若吳若胡若陳可當古者以賢得民之

儒亦可當今社學中之師儒。山林中之隱逸。何謂非士。唯王氏出自泰州一龜丁。正在農工商賈之列。而於道則不可謂無聞矣。陽子野。豈非晉中一布衣哉。晉之鄙人。熏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王氏庶其近之。然其高揭道標。遨遊郡邑。倡言匹夫明明德於天下。亦吾之所不與。何者。先王之世。士非載贄求仕。不出疆。非裹糧尋師。不出疆。庶民非避地遠害。不出疆。非行貨四方。不出疆。並未有擔道統。聚遊徒。侵司徒樂正之教權。以出疆者。以演教聚徒出疆。在二氏之徒。或有之。儒門自濂洛以後。姚江以前。無是也。此風實自泰州始。流而又流。庶人不以脩身爲本。而爭言明明德於天下。一切農工商賈之子。文藝不能入有司之選。詞翰不得跨山人之群。剽良知。剽禪理。披一道袍。皆可搖泰州之鈴鐸。播弄機鋒。鼓一時之有權位者。而不安生理之徒。日衆矣。退位文豪。下第舉子。亦多煽此風聲氣。習。登壘斷於郡邑之間。以爲講學之士。猶然吾

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胡爲不然也。而似禪非禪。似玄非玄之雜學。僞學。並瞽簧於其間。奔走高門。懸簿之山人。又不足怪已。昔人謂三遊國之蠹也。爲其蕩民風而壞士習也。六國之亡。亡於此。元末之亂。亂於此。君子可無防其漸歟。當此際也。竊謂天下縱有能言利病之達士。不足奇。唯有不安生理之庶人。爲足憂也。吳越間之不安生理者。又不在講學中。而在詞人墨客中。總當以榜文末後二語裁之耳。

追洛社以惇鄉紳雅會議

古者原有鄉社之會。其義昉於蜡賓。孔子以爲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曾謂士大夫之居鄉。而以孑然獨立爲尚哉。當漢之季。八龍集於下。德星應於上。太史奏之。竹帛書之。亦一時之盛已。嗣後有竹林蘭亭之會。風流士共修之。而留心世教者。弗道也。以其爲導狂之濫觴也。又其後有廬山十八高賢之會。則以出世之因。掃經世之法。有香山五老之會。則

以混世之迹。舍出世之心。其物外之高標乎。而君子亦謂其不可以訓。恐其入於畫虎不成之類也。吾儕之所當追求者。其有宋洛社耆英之會乎。其人則皆三達尊中之人。其會。又不但如德星之聚於下也。其品。則皆爵與齒合。然不以爵而先齒。故亦不遺山林耆碩。如文潞公。富鄭公。並以三朝元老。折節於康節邵先生。而有花外小車之望。其望。又皆齒與德合。然不以德而奪齒。故亦不擡可畏後生。如程伯淳。程正叔。並以早年聞道。侍坐於父執。呂申公。而守憲老乞言之規。其相熏相磨。必忘年。而長者則恒玉成。夫幼者。如康節先生於伯淳之一見。皇極數。知爲加一倍法。卽拊背獎其聰明。亦以薑生樹頭之嘲抑叔子。其相規相諷。必忘分。而幼者則恒致曲於長者。如司馬君實於富公之引疾告老。數枉駕於禪房。自謂後輩不敢直道。轉挽康節以權巧之諷沮其行。其遊戲則於雅歌投壺外。亦及黑白二碁。雖方嚴如程叔子。嘗有與兄

對局之時。遇官妓。或不拒而莊蒞之。而誨淫導賭之習。絕無有。其縱談。則於經術世務外。亦及西來別學。雖圓通如程伯子。亦有與諸老異同之時。言不合。或姑縱而默含之。而謔浪嘯傲之音。絕不聞。酒固不限五行七行。如君實所舉先公故事。而亦式飲庶幾。常存孔子不及亂之節。肴則不用數日營辦。如君實所嘅洛士敝習。而但式食庶幾。不失古人貳用缶之風。此所謂和而不流。會之最雅者也。乃今吳越間。非無詩社酒社。而此意杳然泯矣。肺腑不照。而羅列其品。饌以爲恭。藥石無聞。而便獠其詼諧。以爲巧。優妓侑觴之不足。而雜之以窠婦。賽盆誨賭之不足。而繼之以抹牌。其所交口而共咻者。必直諒多聞之士。其所緩頰而相噓者。必巧猾頑鈍之徒。卽有論篤之君子。插入其中。不隨風而徇俗。則含恥而吞聲矣。孔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今之會。無乃近是。夫父祖者。子孫之模範。先達者。後達之觀瞻也。父祖實

後先經傳 卷之三
染此習而欲戒子孫之賭博淫蕩先達實倡此風而欲責後輩之畏敬叅承萬萬無是理矣何怪乎風俗之滔滔日下哉愚實懷天傾之憂而愧德力兩虧無能挽也但得冠裳中有數位同心者相與倡率亦易耳記不云乎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今吳俗奢而犯禮似不嫌於示儉之中兼示禮焉示儉當本古人三鼎五鼎之規示禮當守先王三風十愆之誡而後可追洛社耆英之雅會也已

戒居間以敦士節議

士從姚江良知圓脉中出者多以萬物一體爲辭而文之以宗門之說曰大悟不拘於小節也則慣事居間其從洛閩主敬方脉中出者必以不屑不潔爲守而揆之以中庸之道曰君子正己而不求於人也則重戒居間人亦有言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則將奚從愚請以孔門之矩裁之孔子歸老於魯嘗以請討陳恒故居哀公三子之間奉命往告而孔文子以攻太

叔疾相訪。則不對而命駕。又不屑為公族居間也。冉有戰勝於齊。嘗以請還孔轍。故居哀公季氏之間。諷使幣迎。而有若以挑選勇士入戎行。則聽其役於公家。又不肯為執友居間也。蓋其有時乎居間也。不為萬古振綱常。則為一時解患難。而其不事乎居間也。非以遂事之不可諫。則以分誼之不當言。此所以為孔門之矩哉。昔柳下惠抱女子於懷中。國人不稱其亂。而魯男子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君子雖多柳

下惠之仁。而亦不少魯男子之義。蓋唯有柳下惠之德之望。則可。無柳下惠之德之望。非大慝亦大嫌也。士大夫之居間亦然。古之聖賢。必無受暮夜之金。不畏四知。而為人請托邀求者。今世士大夫之居間。何意哉。亦可使天知地知否。關西夫子。但言天知地知。子知我知。吾猶以為未盡也。夫餽暮夜之金者。且必隱其迹。却暮夜之金者。且必諱其短。而天地又未嘗以言示人。然此事何以至今流傳也。則以天地爾我四知

之外。又有從旁知之者。故也。人猶從旁知之。而况如電之鬼神。故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夫數始於一。終於十。舉十則百。千萬該其中。幽獨之地。寧有一目一手。而以十爲言。此非通神明之德者。不能道也。宋儒嚴以敬義自閑。不謂不能慎獨矣。而乃力掃因果之理。與幽明鬼神之說。則寡廉鮮恥之鄙夫。何所虞於冥罰。而不圖目前之利哉。此但可禁好名者之居間。而不能杜好利者之居間也。乃今口吻良知兼譚別學之士。則且以不義之居間。爲傳食者立榜矣。此不但毀孔曾之繩墨。亦且撤二氏之藩籬。而猶曰。吾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不亦醜哉。昔有問岳武穆。天下何時太平。武穆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在今日當曰。士大夫不以暮夜金爲人居間。當道不以媚權要。徇暮夜金之居間。天下亦無事矣。而今吳越間之居間者。又不專在權要。多在詞人技人耳目間之宵人。千里萬里窮乏。得我之故人也。民訟

安得無冤。民脂安得不竭哉。或曰。昔之稱循良者。有父事兄事師事之仁賢。豈徒以德誼相重。亦將以政事相諮也。賢士大夫。獨可避居間之嫌。而不爲民疾苦。匡當道者之不逮乎。曰。此義已見於朱子之集註。其註魯論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章。曰。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不問而告。何異銅鐘之不叩而自鳴。此妖鐘也。亦有不問而可告者。必也同德相信。休戚關情之當道乎。君子能自信其心。而不能信當道之心。能使此心見諒於天。而不能使此心見諒於當道。卽有忠告善道。發不當機。亦猶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者。而况假公濟私。以冒不潔者哉。或者三自反之外。有不得不鳴之橫逆。此則不在居間例也。

崇禮讓以挽士風議

昔人有言。周之士貴。秦之士賤。貴賤由士自取。亦由司風教者驅之也。余涉世六十餘年。目擊士風凡三變。愈變而愈不古。當成童未入泮之

先爲貴。溪分宜相乘秉政之日。于時士氣正馨。上之人亦貴士。貴不以行而以文。浮風亦起。然而猶有自愛之士也。此一變也。暨從弱冠遊庠序。十五年而釋褐。又十年而拂衣。中歷三朝。爲華亭新鄭江陵相。軋相傾之際。于時士節已薄。上之人亦賤士。賤不以文而以行。戾氣漸生。然而猶鮮犯上之士也。又一變也。余旣歸田之後。而吾鄉申王二公。與蘭溪趙公。相繼當國。吳越之間。士旣隱然。若有所挾。而有司亦退然。若有所避。于時爲人上者。不貴士而下士。不賤士而畏士。士氣日驕。浸不可制。其中賢不肖異流。如龍蛇之混淵谷。賢者無黨。而不肖者多黨。一呼則數十成群。強府縣以理。外法外所不可從之事。稍拂其意。則攘臂奮袂。閔然而起。提調官莫可誰何。於是藍袍大王之號興。而賢者且爲不肖者所累矣。此所謂愈變而愈不古者也。先年清議起於學校。禮讓亦出於學校。而今復何有哉。風相煽。氣相求。於是鄉榜中人。亦倚其同袍。

之衆。而侮甲科之寡助者。會榜中人。又恃其新進之炎。而侮先達之失勢者。事入公庭。彼此互奪。寡必不能勝衆。冷必不能勝炎。卽以龔黃爲之守。卓魯爲之令。趙閱道爲之監司。亦難乎其執持矣。目今吳越間。多理外所不可聞之橫議。亦多法外所不可伸之屈情。大率坐此。昔邵子論皇帝王伯之際。謂伯一變。則爲夷狄。再變。則爲禽獸。試想今日之士習。其所以異於夷狄也者。幾希。再變。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道而淪於禽獸。殺運必及焉。此閩中興化之所以受屠也。當興化之未屠也。先有智者決其必屠。問其故。曰。人情賤道義而貴勢力。極矣。獸道當戮已。而果然。吳俗將無近是。吾甚危之。然邵子又謂民如禽獸。三變而帝道可舉。則亦不無挽之之道焉。其道何居。必也挽之以禮乎。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而晏子亦言陳氏之亂。唯禮可以已之。柰之何。今之君子之狃於俗而忽於禮也。今但使學者明於父事兄事之禮。則少

後身紀傳詩 卷之三
何至於凌長。明於齒鄉齒族之禮。則下何至於犯上。人人不陵長。不犯上。而天下治矣。其本則必有諸已。而後求諸人。愚所以孜孜於三綱五大三達尊之提挈。以此。

追求國學鄉學社學家塾本來正額以訂書院旁額議

古者天子之國學曰辟雍。卽今之國子監。諸侯之國學曰泮宮。卽今之府州縣學。辟雍泮宮之外。鄉有校。黨有庠。術有序。社學。鄉校黨

庠術序之外。又有五家之塾。則今富貴家延師之館。各鄉村訓蒙之館。皆是也。並屬正額。杏壇。卽孔子之家塾也。此外又有先賢義起講學書院。似學宮而非學宮。似義塾而非義塾。則屬旁額。自孔子以來。至於有宋盛時。並不聞有民間私起書院。亦不聞天子有特詔建立書院。書院起於宋室南渡之後。真儒從濂洛脉中出者。以學校爲舉子校藝之場。不復講於古者太學之道。故另起講場。以書院名色別之。而考亭夫子

之白鹿洞爲最著。我太祖定天下。旣建諸學。而亦不革先賢之遺。下書院。景德也。亦謂學宮外未必無人。經義外未必無學。有能闡孔孟程朱之心。要以薰士類者。亦可以贊學政之所不及也。此正合於居上不驕之道。而學士大夫膺民社之責者。有公羨。不以繕治學宮。而以廣闢書院。似鄙學宮不足謀道。而別設一賢闕然者。不無稍違於爲下不倍之道。語不云乎。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政不在大夫。則教亦不在書院。今自姚江振鐸之後。建書院者紛然。此所以來柄臣江陵拆毀之令也。愚嘗謂江陵之嫉講學。毀書院。固非出於真正拒跋放淫之心。而其斃霸學之梁汝元於杖下。拆私剗之書院於江浙間。亦未可謂之過舉。特有非所嫉而嫉者。非所毀而毀者。失在師心自用。而奉行諸司。亦當分任其責。顧江陵實非真見霸學之所以當杜。與書院之所以當覈也。語及於此。不得不溯洛閩姚江之流。而窮諸鄒魯之際。孔子嘗以學之

不講為憂。而講學則非自孔壇始也。成周鄉舉里選。後覺必就正於先覺。王制然也。是時三物之教漸湮。孔子正九兩中之以道得民者。群弟子相與師之。乃從授受間發明六德六行六藝之蘊。而以仁聖孝友摯其綱。以禮樂詩書博其藝。絕無一毫素隱行怪之習。杏壇亦不類後世之弘廡書院。其規模未必大於五家之塾。雖有朋自遠方來。群居常不滿數人。觀魯論中侍坐言志諸子可驗。其事則皆述而不作。遇桓魋之

難。但曰。天生德於予。不曰。天以萬世之道統屬予也。遇匡人之難。但曰。文不在茲乎。不曰。天之將喪斯道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道也。何哉。道不以仲尼之生不生。而有存亡。聖人不在天子之位。但可任文。不可任道也。此仲尼之所以述而不作也。蓋禮樂征伐之權。自天子出。則道權亦自天子出。但禮樂征伐之權。繼世之天子皆出。而議禮制度考文之道。權非創業之天子不出。故曰。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也。名世

之士。特以議道輔天子耳。善乎孟子之論達尊。曰。輔世長民莫如德。輔世云者。輔有道之天子。以統道權者也。語輔世長民之聖德。則周公而後。孔子一人而已矣。然孟子敘及堯舜湯文孔子之見知聞知。不無意。圓語滯之過。由堯舜逝至文王。皆以聞知屬諸天子。由文王逝至孔子。獨以聞知屬諸匹夫。信斯言也。秦漢而下。似乎匹夫有道統。而天子無道統。此我肅皇之所以發爲策問。意謂道統在天子。不在臣庶也。乃孟子之深意。亦有在。意在末後二句。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前言爾者。爾文王之位。謂孔子有聞知文王之實。而其位不爾也。傷文王之迹之久。熄也。後言爾者。爾太公望散宜生之倫。謂顏閔輩有見知孔子之具。而其遭不爾也。傷孔子之澤之將斬也。蓋亦隱然欲以文王之道統歸孔子。而猶有不能必歸者在也。韓昌黎執其案。遂以孟子接孔子之道統。而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然則孟子既歿之後。周程未生之

先天下乃無道統之世。而宋儒復重之。以道喪千載之說。及往聖繼絕學之說。續孔孟之墜緒者。伊川則畧濂溪。而屬諸明道。考亭乃溯明道而屬諸濂溪。門人復以集諸儒之大成。推朱子而曰。朱子其太極乎。則道統遍歸於匹夫矣。姚江雖以致良知振朱子之衰。而張皇復過於朱子。不禁自得。而發爲詩歌。曰。須憐絕學經千載。莫負男兒過一生。其徒泰州王氏艮。益從而標榜之。曰。吾學孔子。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世。堯舜不爲賢。而伊尹不足由也。其流安得無梁汝元之霸徒哉。中有彼善於此。能以名位鼓後學者。安得不乘力之可爲。圖不朽於書院哉。維昔春秋之降。爲戰國也。處士盡成俠客。秦州今理學中之俠客也。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今且衰已。力豈能當有宋大儒。卽據有宋大儒道統之說。則如我。聖祖之再造。函夏蕩數百年之腥風。而以禮樂陶之。此於道統與耶。不與耶。如曰與於道統。此續諸堯舜湯文耶。續諸濂洛

關閩耶。語至於此。則又當闡孔子之幽。而稽孟子之敝也。子思但言仲尼祖述堯舜。而孟子則以生民未有尊之。似斷文王之前無孔子。將無難爲古之開天立極。如羲皇以上者。尼父但謂繼周百世可知。而孟子則以無有乎爾傷之。似逆孔子之後無文王。將無難爲後之振古重光。如我聖祖者。此孟子之不逮孔子處也。何怪乎昌黎之截道統於孟氏。伊川之續道統於明道先生哉。且道統亦難言矣。朱子雖原道統

之傳。來自上古神聖。而遍及洙泗濂洛之間。其多踈畧。以一貫之心。宗爲道統耶。則六祖五宗之直指單傳。豈離一貫。而奚以獨歸於儒聖。以五常之世教爲道統耶。則漢祖唐宗之因時立政。豈外五常。而奚以獨隸於儒師。以六經之刪述爲道統耶。則書契未興。道統何在。刪述後亦。有漢儒之傳經。隋儒之續經。孰非述作。胡爲乎軻死後寥寥千有餘年。曰君曰相曰師。無一與於道統者。直待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始續其

傳此立論之不無遺義者。而意則在於闢邪崇正。舉性命而綱常之。舉綱常而性道之。良亦非過。然道緒不從天子統。而從匹夫統矣。當知天下有出世之道。非法王不統。天下有治世之道。非人王不統。統不法王。不人王。而以綱常中之匹夫當之。德則無首而有首。位則有上而無上。無乃上帝之篤生爲不綱。而天子亦何所持以重於天下。以此爲訓。卽從君子之時中起祖。未有不一再傳。而結局於小人之無忌憚者也。蓋至於秦州之衰。而其敝大起。秦州兼善萬世之說。實本於邵子。仲尼萬世爲土之說。豈知仲尼不但以萬世師自擬。亦不以天下師自居。如以天下師自居。則作而不述矣。故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柰何以千古絕學。昂中庸之道。借孔子爲桓文。而擡之爲堯舜湯文之盟主也。堯舜湯文之聖主尚不有。而何有於當代之君乎哉。此卽無父無君之隱機。何可不察。吾特以學宮之正額。訂書院之

旁額亦不以正額廢旁額。而何以追究及此。則有感於昔之創書院者。原起於名儒據道統之雄心。而今之建書院者。多出於豪儒立道幟之霸心也。蓋幾微恍惚之間。而王霸之端於斯焉起。世儒但知聞道淑人之爲王道。豈知言過其量。願侈於力。總屬霸心。霸心卽伏於任道之中。亦但知孟子之距楊墨。卑管晏。爲尊王賤霸之權衡。豈知孔子之不自聖而尊周。正齊桓而仁管仲。實開後學以尊王之純心。而孟子之不道桓文。却從竊國諸侯之子孫陳王道。又賢孔子於堯舜。以地步與後來臨深加少之狂儒。此則不知不覺。而醞不善學孔子者之霸心也。蓋自子思而後。毫無爽於孔脉之正針者。周元公一人而已。程伯子猶有纖毫之失準焉。而何責於南渡以後之諸賢。浙東淮南之脉。一再傳而霸徒蠢起。亦固其所。第江陵之毀書院。則激於講良知者之督其過。而故以威福示人。非爲國之純心也。弗道可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則亦遏

霸學之一機焉。然則書院必不可建乎。曰。建書院。在宋元則可。在我朝則不可。何者。宋元之道統分於下。而法網且疎。我朝之道統握於上。而法紀且密也。蓋一切府部院寺司監等衙門。皆從國初額設。在外。惟有撫按兩臺稱院。然亦不得直標都察院與察院。而以出巡名色冠之。別於京額也。書院之建額。何據哉。私荆僧道庵院。尚有禁。而况講道之院。講堂。而以院名。此宋元之所不嫌。而我朝之所嫌者也。何嫌

乎。嫌其侵兩院之額。而近私荆之條也。然則書院果可毀乎。曰。存先賢之舊額。則可。荆今日之新額。則不可。國制固有不禁人之新建者。品官家之祠堂講舍。士庶間之社學塾館。是也。苟有志於聯密切之友。接遠方之朋。隨地可以營構。亦隨義可以起名。而不必濫書院之額。在當道。則於學宮相近之墟。曷不脩復射圃原額。構一講堂於其中。以待諸生之向道者。因以延四方之有道者。此亦盛事。但不必借先賢之額。以

濫兩臺之額。而在今似亦可緩。蓋今天下拾良知之唾餘。掇禪玄之影響。借書院爲郵亭。爲淵藪。遨遊傳食於江湖朝市之間。以左右望而罔市利者。不少矣。何必又爲之添一傳舍。且洙泗濂洛之講堂。不以泛集聚談爲貴。而以慎交密薰爲貴。今之千百成群。龍蛇混雜。面則相詡相獎。背則相譏相嘲。聚則談虛談玄。散則奔名奔利。此以戰國遊士之餘風。染禪講二家之敝習。何足羨也。儒者不鑒其轍。爭聚羶而效之。謂之何哉。昔耿恭簡督學南畿。曾爲諸生建崇正書院於白下。旣竣。卽悔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未也。此舉之爲聲色也大矣。噫。此恭簡之所以爲恭簡哉。而盱江羅子。每以書院多集朋徒爲快。是或一道。而吾以爲有漏之因焉。或曰。書院不設。則教事全屬於學宮矣。學政久荒。士不復於其中求聖賢之學。則如之何。曰。是則然矣。士不求聖賢之學。在彼猶在此。如欲以聖賢之學。迪多士。此又不可專責之提調教官也。其本在廟堂。

之上。而以善良之德熏後學。則吾儕其何責之辭。但今天下之最難調御者。莫如庠序中之可畏後生。而在吳越間。則尤難之難也。昔嘗不揣上言。謂不間行薦舉之條。則德行必不振。不永停納粟之例。則仕路必不清。蓋轉移士習。非破俗調必不可。雖然。亦既迂遠而濶於事情矣。議則或可以俟後焉。今且毋論及此。卽國學中原有監規。令諸生在學。務要明體適用。以須仕進。而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本。各學中原有卧碑。令諸生勿干外事。爲師長者。當體先賢之道。竭忠教訓。撫善懲惡。爲提調正官者。當常加考較。撫其敦厚勤敏者。斥其愚頑狡猾者。頗有能踐其實者否。蠱亟當振。此其時也。振之以文藝。何益。振之以德行。亦必稍破拘攣而後可。或者書院之風聲。未必無少助焉。吾豈篤學宮而遺書院哉。特病書院之名目不正。嫌於額設之衙門也。又病邇來書院。頗類遊俠山人之館。非復洙泗杏壇陶鑄之場也。吳中有子游學道書院。

又有鶴山書院。正當存之以愛禮之餼羊。何以毀爲。乃士大夫之謝事居鄉者。問田舍。葺園亭。驕樂宴樂。何所不至。有能立講舍以聯朋徒者乎。亦空谷之足音也。爲道統稽流敝。則不得不研王霸之幾焉。此亦但爲嚮道者說耳。今日之吳中。尚不知時文古文之外。有所謂學。而橫議且盛。有孔子。則東家必丘之。有孟子。則外人必辨士之。有周邵。則俗儒必揚墨之。有程朱。則宦流必僞學之。奚暇究及於此。唯有闇然自脩。求不愧於屋漏。爲第一義耳。書院設諸已乎。

教蒙士攻習經書性史外兼讀孝經小學及御製大誥大明律議

國朝取士之制。盡去前代之排比律詩。綺麗詞賦。而專重五經四書。輔以性理史鑑。卽用經義論詔誥表判策。作三場試法。其法最正。其流之弊。乃在于先文藝而後器識。又以太重科舉一途。而廢薦舉之途耳。就今科舉途中。士習日趨簡便而不循古人蒙養之方。亦不究國家防民

之典。此一大缺也。愚幼就鄉塾。塾師猶于蒙童未讀經書之先。令讀孝經小學二編以開其始。而今縉紳家俱已束之高閣。又考洪武中所頒國子監規。令監生每次背書。須讀大誥一百字。本經一百字。四書一百字。而民間社學之師。以教習大誥為第一義。有司朔望詣學行香。及教民讀法。令兼講大誥與大明律諸章。斷笞杖徒流等獄。則令民間有大誥者。減罪一等。無大誥者。加罪一等。今誥律並在。而課之者誰。此不獨士庶之過。亦提調諸司之過也。夫壯行必本于幼學。成人又本于蒙養。蒙養而不以孝經小學先之。何由知古人事親守身之要。幼學而不以聖誥律法諭之。何由知當朝勸善懲惡之權。故愚以為塾師之舊課不可廢。而聖祖之舊章。尤不可以不申也。第孝經之本。不一。民間所傳者。殆非的本。當以朱子所校定者為正。愚嘗有志覈之。而猶未暇及也。大學小學之訓。朱子之取義似未確。而其所輯小學諸篇。

最中蒙士之肯綮。世間必不可無此書。朱子以
洒掃應對爲小學之事。窮理正心爲大學之事。
故遮戴記中太學之原稱。而名之曰大學。因作
小學以配之。愚謂道有大小。人有大小。學官亦
有大小。而學則上達不離下學。下學卽是上達。
何大小之有。殆當還太學之原稱。而以小學作
下學也。太學之名義。愚已于石經訓釋中及之。
而小學一書。則闕疑而從其舊。蓋書旣訂于朱
子。名亦裁于朱子。不敢以臆見易其名也。但取
其義。亦不必泥其名矣。大明律。民間尚有。而大
誥。則士若庶。已不知爲何書。此則頒行在當道。
而讀書知禮之家。不妨闡其幽。以導後學也。

剖座主舉主國學鄉學督學提調諸師真似
議

古之所謂師者。人師經師而已。今世仕途之稱
師凡六。中有真似之辨。而市道之業師不與焉。
市道之業師。疑於經師者也。且置已。六師謂何。
鄉會榜之座主。久稱師。府佐及州縣正佐之舉

主。近稱師。國學之大小。司成。鄉學之掌教。分教。則天子原畀以課士之責。夙稱師。督學使者。兼校鄉學。師生稱宗師。府州縣提調正官。民之父母也。以其兼養士。課士之責。近亦變祖父大人之稱。而稱師之六者。或有師之任。而弱其職。或無師之實。而襲其名。疑於人師。亦疑於經師者也。而其中不無可當真師者。不剖疑師。則真師之道不顯。試言之。座主之重於世久矣。其制自有唐設科取士起。然不聞以師稱。稱師自我朝

始。卽座主之稱。昔唯以主考當之。而近乃加於房考。房考多入仕之未久者。唯會場主考二員。必以館閣中資深望高者充之。其中委有人師之品在焉。而天子則未嘗畀之以師道也。畀以校藝之役已耳。二祖時原無稱師之例。例起於宣英二廟間。士亦以其位望隆重。而權稱之曰老師云爾。然以主考而當此稱。似亦非過。若分房座主之稱師。則嘉靖末年事也。吾婁王元美先生登嘉靖丁未榜進士。自述榜中

年生於本房座主。但以老先生稱而不稱師。越三榜為吾師耿恭簡公丙辰榜。則以老師稱房座。瞿文懿公矣。然對人尚無做座師之稱。又越五榜為我隆慶辛未。其例猶未改也。入萬曆。乃有以座師相稱者。驟聞尚以為駭。今則習而安之矣。先朝座主送門生。唯主考不視上馬。分考俱視。隆慶中分考。唯史館諸公不視上馬。餘但不視於觀政之時。一受官職即視。此愚之親承於房座。袁民部平洲先生者也。今聞分房視上

馬之例亦絕矣。蓋門生之體日下。座主之體日尊。屈指僅五十年。而變態之速如此。此背公死黨之端。非國家之福也。夫古人不忘一飯之報。而士為知己者不愛死。恩如座主。奚止一飯。亦安可不謂之知己。報德何惡於厚。執禮何惡於恭。然而命座主者其誰也。君也。奉君命以取士。而居之以為功。又樹之以為黨。上既嫌於攘君恩。下又嫌於侵師道。是以嘉靖中霍宗伯文敏公勒令會榜中式諸士。通刺但書晚生。不書門

生而近科有楊都諫諱東明者。接見本房之士。執禮但許僉坐。不許隅坐。同事者或病其矯。而從先之士有取焉。以愚膚見。則謂門生之稱。不必易。隅坐之禮。不必易。唯座主不當以師道自居。門生不當以座師之稱稱諸人耳。何者。門生之稱。非古也。稽諸孔門。唯有門人與弟子兩稱而已。語載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記載子夏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此明徵也。自漢以前。未聞有以門生對師稱者。後世有公門桃李之誇。而門生之刺。乃起。門生云者。其義雖從宮墻之門取。其例實從桃李之門取也。對師則稱弟子。對座主則稱門生。義亦不濫。唐之衰也。致令闔豎目天子爲門生。而座主則不敢目門生爲弟子。蓋門生乃門下士之別稱。而門人則弟子之通稱也。昔人不稱門人而稱門生。亦隱然別座主於師尊之外矣。乃時論混座主以爲師。故亦混門生以爲弟子。不復裁諸古道。卽好古之君子。亦但知稱門生於座主之非古。豈知不

稱門人而稱門生於業師之非古也。故門生之稱。可以易。可以無易者也。今欲別業師於座主。莫若以門人易門生之稱。稱弟子則尤古。但嫌於僧道家之稱。而儒門或不必襲焉。隅坐弟子之體也。乃以房座之年輕資淺者承之。誠嫌於亢。而其義亦猶可解。參諸宗法。不有冲年介叔。以父事之者乎。參諸交道。不有生乎吾後。吾從而師之者乎。房座先吾登榜。兼有甄錄之恩。亦可以當一日之長。如其年先乎我。則禮有十年

兄事之文。兄事之坐。恒隅也。既在桃李公門之列。則肩隨亦可以當兄事。况有年在兄事以上者乎。故隅坐之禮。可以易。可以無易者也。唯隅於師者。不分庭。隅於年相近之座主。或不嫌於分庭耳。至於老師二字。則面稱猶當覲顏。乃對人而稱敝座師。言果順乎。事果成乎。是故貴座師。敝座師之稱。不但當革於分試者。兼亦當革於主試者。而避輿避馬。或行於座主。而不行於業師。則真文身。駃舌之陋俗也已。舉主之稱老

師又在房考稱師之後。其例起於嘉隆間。二例亦相表裏。蓋皆以所舉者爲公門之桃李。座主拔後進於糊名易書之中。旣以師稱。則舉主拔下僚於循名責實之後。豈不可以師稱也。然士所舉之主考。二房考一。而郡推縣尹等之舉主。有踰十數位者。師稱無乃濫乎。房座之資縱淺。尚有一兩科之隔。可分前後輩。而各臺之薦所屬。則有同科及先達在焉。同科而稱門生。已非義之所安矣。况先達乎。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

與文子同升諸公。安得有同升之公臣。復攬爲私門之桃李者。自古破格特舉之主。孰有過於鮑叔之舉管仲。季桓子之舉尼父乎。仲豈不德鮑子。而於桓公之問托國。必不以鮑子先隰朋。尼父亦豈不德桓子。而於墮都出甲之舉。亦不以季氏後二氏。非薄也。義不黨臣而負君也。鮑雖薦仲。豈易執友之倫。桓子雖薦尼父。尼父豈以門下士自處。而桓子欲挽去魯之轍。對使猶稱夫子。是舉主却以師友之間待尼父也。則今

日稱師之例可裁已。舉主中。果其言可法。行可則。而重之以培植提獎之恩。則師事亦豈為過。乃定師稱於一刻之中。師道一何卑也。是故稱人者。不嫌以惜繁縷之重惜之。稱於人者。不嫌以撒臯比之勇撒之。唯其知遇之隆。亦不下於座主。則執禮雖嫌於過恭。而報德何嫌於從厚。苟非欺君誤國。不為名教所容者。亦當效脫驂解佩之誼焉。又以趙文子舉庫士七十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子之案。參之。則舉主亦當有以

自重也。已。鄉國學中之師。皆師乎。曰。師也。從君所假之師道。仍挈而還之。君者也。於古之人師。經師奚屬。曰。屬經師。何以不屬人師。曰。古者憲老而不乞言。三王亦憲亦乞。憲老乞言之師。是謂人師。在士流。則依之以謀道。建德。而服勤至死者是也。是以配君父之嚴。而稱百拜。死則為心喪三年。孔子其選已。世豈遂無若人。而未必在天子命官中。命官之師。如周制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豈不負有人師之表。而

師道已統於天子。特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耳。若樂正脩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此正經師之事也。雖其中亦有有道有德者。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是卽經師中之人師。而天子之憲乞不屬也。然則士由鄉學入國學。所遇莫非經師。安得人師而事之。曰此義見於學記中。士從入學鼓篋之後。五年視博習親師。夫太學既有師矣。何以又言親師。人師固不局於太學中求也。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此皆求人師之地。樂正蓋不以經師自據。而縱之博習以親仁也。至於九年出學之後。年未強仕。天子復爲寬其出疆之限。而聽之尋師於四方。此游夏之所以不遠千里而趨孔壇也。蓋周禮以九兩繫邦國之民。有以道得民之師。有以賢得民之儒。以道得民之中。達而爲帝王師。窮而爲萬世師。皆在焉。故天子隆之以憲老乞言之典。而司徒典樂等官。則多取之以賢得民中矣。今之國子祭酒。正古樂正之職。

司業卽小樂正之職。以下六館之師及各庠師。卽古大胥小胥及黨庠術序諸師之遺制也。故曰屬經師。然則人師何屬。聖祖意在山林

隱逸懷才抱德之士中也。觀其定官長相見之禮以二拜。定民間生徒見師範以四拜。可想已。然而建學立師之意亦不薄。蓋以祭酒樹人師之儀刑。以司業作經師之領袖。以下雖分職於經師。而亦皆寄以人師之責。迄今似已皆溺其職矣。此亦未必爲人師者之過端。爲名場鬧而

道徑荒。縱有人師經師之望。士不以謀道迪德之念求。亦不以執經問難之實求也。或者正已率人之道。師亦與有愧焉。自吾出學三十餘年。目擊學中江河二變。國初士稱庠師曰先生。自稱曰學生。予在學時。自稱如舊。稱庠師亦但曰老先生而已。今忽易老先生之稱爲老師。而自稱曰門生。此一變也。又從出學後。見同榜生通刺於舊庠師。並無改於在學之例。今聞士有一入於賢書。卽易門生之刺而書侍教生者。此

又一變也。初變嫌於不情。再變嫌於太驟。雖緣士心不古。而亦江河之勢使然。蓋

聖祖原

不與人。以久假之師道。尊師自隨乎人。而近例又許鄰郡舉貢行補教職。姻相聯。友相執。不無親故尊長。在弟子行中。貌狎而情暱。詎能以一時暫合之名分。束縛其終身哉。愚以古禮參憲章。竊謂國學大小司成。皆天子所簡。爲國子尊貴之師。縱其德未足以當古之人師。而體亦自重。但使宮箴不玷。橫逆不加。而又兼有經歲經

月之相敘者。自當爲天子存人師之餼羊。以下諸師。俱稱一日之長。縱其學不足以當古之經師。而義亦難忘。或從久侍側而離經辨志。或緣新入泮而分齋唱名。苟非貪鄙茸闌之甚者。亦當爲世教存經師之餼羊。沿門生之稱。遵隅坐之禮。終身不改。可也。此外當以舊治舊屬之例。參之。蓋仕途於舊守令。必書舊治生。於舊監司。必書舊屬生。後輩則加晚字。今學師之與齋長。多有年相若。道相似。而偶爲名分所縛者。過後

或書舊教生。或書舊教下生。又或書舊教下晚生。既以別於幼所受業之師。又以別於君所特簡之國師。於義似當。而坐之。或隅或僉。則視齒之高下。與恩之淺深。起權衡焉。乃如今之舉子。門生之墨未乾。而待教之刺已易。則薄道也。銓曹欲養士子之厚道。則教職中。請毋以逼近之鄰邑注選。而量於三五百里外。姻婭之所不及者。授職焉。似於彼此俱便耳。督學使者之稱師。則立乎學師座主之間。以其勒條教而布諸庠序。則近乎學師。以其拔俊秀而進諸鄉闈。則近乎座主。亦從君所假之師道而卒以還君者也。然而當其任者。則非兼有人師經師之德。學弗稱。蓋不有人師之德。必不公。不有經師之學。必不明。公明兩合。則真可以稱師矣。然而君之所寄於我者。不過考文稽行之役。而非傳道授業之事也。其於師道局矣。爲人臣者。無以有已。當事。則行師之實。以代君謝事。則避師之名。以還君。在督學之自處。當如是。而士由獎拔以進於

上則安可無水木本源之思。稱門生而執隅坐之禮。不爲過矣。若乃老師之稱。則亦如國學二司成與鄉會二座主之可以易。可以無易者也。其有不膺獎拔。而但與風簷之一試者。情旣踈於學師。而恩復下於座主。日後仕途相值。欲如受知者之例。書門生。似違於情。欲如待撫按監司之例。書舊治生。似傷於義。愚以爲可做舊屬官之例。或書舊教下生。或書舊門下晚生。庶於彼此相安。中有破格作人之學憲。旣以古人之道律其身。復以古人之學訓諸士。恩雖未及。而德實可宗。又不嫌於格外叅承也已。府州縣提調官之稱老師。國初原無此例。稱師於離任之後。似亦弘正以後事也。愚從隆慶初出學。尚無現任稱師之例。而今乃有之。其端在爲人牧者。喜收桃李門生。以爲日後相援之地。而弟子員。則出於一時希寵干澤之俗腸耳。久而習俗已成。則賢者亦難乎立異矣。昔人稱守令者。民之父母師帥也。豈謂不兼師道。然天子實統君

師之道。臣亦但稱君。不稱師。是天子猶自居於五大中之一大。而以師大與天下也。乃獨於守令而師稱之。何居。守令果有仁心仁政之實。德行可師。政事可師。而兼荷其知遇之恩者。其何嫌於師事。但稱諸現任。則不能無諂上之嫌。且師帥本父母之常體。而今第以季考錄考兩案起師稱。是輕平日之仁心仁政。而重一時之校文也。不已陋乎。稱公祖。稱父母。並尊之曰老人。不謂不重矣。何必又借師稱以爲重。竊謂提調官未離任時。還從舊稱爲當。而事後則當參諸恩義之間。但有受特知而遇以國士者。及經錄送而新入泮宮者。不嫌執門生之體。而襲老師之稱。蓋守令雖借一考以稱師。而平日原有師帥之責。與舉主之以一剡定師生者。不同也。其有不必以門生書者。或書舊治教生。或書舊治教下生。位相懸而年相遠者。則加晚字於其下。皆無不可。相見固以隅坐爲主。而齋長中或有髦士。昔人之以貴下賤者。未必不行父事。兄

事於士民中。則離任之後。權分賓主之席。庸何傷。大槩人師經師。師之正格。其餘皆屬偏格。而人師尤為正中之正。蓋其成我之恩。與生我者等。古人所以不遠千里而求也。是稱五大中之一大。天地間有父子。即有君臣。即有師弟。六經未出。而師道已在。天壤間矣。安得而不頓首百拜。安得而不心喪三年。經師不皆出於已求。而或出於父兄之求。下人師一等矣。而授業解惑。則賴之固未必可當心喪。而或可當百

拜。此正中之偏也。學師與督學師。又不出於父兄之所求。而出於君上之所命。下經師又一等矣。而名義有在。知遇或獨隆焉。固未必可當百拜。而或可當師稱。此偏中之正也。提調官。正屬師之偏格。而座主。則偏中之偏也。猶可以當門生之稱。乃舉主。則不師而師。不門生而門生矣。然而猶有推轂之恩焉。蓋有市道之業師。薄於德。而荒於教。反出於偏格。諸師之下矣。總而覈之。則座主舉主。無師之實。而襲其名者也。國學

鄉學督學提調諸師。有師之任而溺其職者也。通刺槩書門生。覲面槩稱老師。可謂名不正。言不順。世有人師經師。却降而夷於座主等列。不心喪。不百拜。則舉世遂無君親並重之師。皆非義之所安也。如上所起權稱。亦謂極重者。不可反。故調停於不古不今之間。苟欲名當其實。則唯德學兼優之人師。受恩深重之經師。仕後可稱老師。刺中可書門生。或易門生為門人。則尤古。凡所謂門人者。謂負墻鼓篋而遊於其門也。

今世訓句讀。訓舉業之師。多延諸家塾。而鄉學國學之師。則事諸天子之學宮。督學提調。亦但奉天子之教命。而非自以門墻開後學。然則事後門生之稱。皆可以酌恩義而裁損者也。恩義兩重而稱門生。孰曰不宜。有不然者。則於句讀舉業之師。可書舊塾生。舊受業生。從厚而書門生。則必加一舊字。於鄉學國學之師。可書舊庠生。舊門下生。從厚而書門生。亦可加一舊字。若督學提調等師。苟不受其破格之知遇者。不以舊

門下書。則以舊教下書耳。不書門生。則不當稱老師。市道之業。師有名而無實者。例此。今天下以市道之師。掩人師。經師之重。反將仕路諸師而濫之。此師道之所以日晦也。愚故就六師以研真似之幾。爲學人之博習親師者考衷焉。

前議初草數行。忽作一念曰。此非居鄉之急務也。撤去。有一門人從語次論及。而請曰。師道之濫也久矣。剖疑師而表真師。務孰急焉。乃卒稿。則又以疑心吞吐於談論間。若曰。君

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可言而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師言果一一從先行中得否。則愚亦自審於言行相顧之際矣。予初仕卽叨京秩。但有座主而無舉主。主考若廣右呂相國。豫所。晉中馬相國。乾菴。浙東陶宗伯。念齋。三先生皆溫恭下士之君子也。未嘗以過情之禮督門下士。唯江陵張相國太岳之柄國也。太專。有門下士督其不服父憂之過。露章彈之。江陵疑予左袒而中傷焉。予實未嘗爲謀府

也。義不坐視朋友之難。而微為之調護云爾。乃吳子道之作彈章。若以師尊座主。而引事師無隱之文。張座主之出辨疏。則儼然以師自命。而以攻師。詆吳趙二子。愚以為俱未審於憲章之義焉。房考則新會表京兆平洲。晉江蔡令尹崇巖。二先生亦皆長厚之士。原未嘗以師體自居。予雖從眾稱師。不能自異。而對人則但以敝座主稱。不以座師稱也。禮則不敢不至焉。乃如校官與提調官之稱老師。

則未仕時耳。且未聞。而况身習其事乎。當予之以恩貢。赴南雍也。值京口姜宗伯鳳阿先生為祭酒。吾婁王相國荆石先生為司業。姜公乃鄰封有望之先達。而王公則以梓里相識於未第之先。齒在肩隨以內者也。于時姜公受言官之齟齬。閉門待命。而王公則以轉北之命。先期辭文廟而戒行矣。姜公邀之權攝。幾日以待接任者。席不煖而報至。接任者亦至矣。乃於其拜辭文廟之日。一識面於監

前講院中。遂辭。故事。留都攝事者。事後不敘堂屬師生。而師實以傳道授業爲事。殆未有以一日之相攝。而終身執弟子禮者。此希世取寵之士所能。愚不能也。故於辛未釋褐後。初謁荆石先生於都下。但以門下眷晚之刺相通。請就北面之坐。而讓左。先生猶以爲非人情也。辭者再三。乃絜後從前右交左之矩。而處之於肩隨。兄事之間。革去門下二字。而書晚眷侍教生。尚不敢以梓里親故之交。而

盡忘一日之權敘也。後以同見扼於江陵。解組歸里。乃盡撤宦套。而以肩隨訂久要。復革晚字而書眷教焉。揆以君子行過乎恭之道。誠未足。乃如子貢之無諂。無驕。或近之。當余官南部時。亦曾以初謁荆石先生之刺。通劄姜公。微聞公以不恭見嫌。爲不書門生。故公蓋執邇年之事例。而愚實參國初之憲章。聖祖最惡臣下之憑籍威靈。挾爲已有。以成久假而不可歸之勢。故於進退頓挫間。多用

防微杜漸之法。蓋有朝而部郎。暮而卿貳。朝而各道。慕而僉堂。不與其以舊堂翁之體。自狃也。國學中之師生。朝生暮師者。亦豈少哉。愚自幼至老。不敢泛以老師之稱。加人。亦不敢輕以門生之帖。投人。豈以凶德自處。憲章自有在耳。然亦不敢以姜公之執。爲過。或者公之所愛在禮。而愚之所愛在年。則愚之不逮姜公遠矣。繼姜者。爲江右萬宗伯大疇先生。繼王者。爲雪川范太史屏麓先生。其望殊

在姜王二先生下。而在監必事以師禮。出監亦事以座主之禮。則又何擇於二公焉。世有非師認師。懷媚竊之心。以飾謙道者。吾無取也已矣。今士流之德。舊督學師。常在座主舉主之下。而愚所受麻城兩督學之知愛。最隆。耿司農。天臺先生。有陶鑄之洪恩。周太常少魯先生。有國士之殊遇。寧得不隆之。以父事兄事之禮。而耿有人師之望。故父事之意多。周有經師之望。故兄事之意多。顧猶愧未能

盡掃俗套以惇古道也。耿受野史之誣。尚能於筆舌間稍白之。周受中貴之誣。則未如之何也已矣。蓋二先生之知我也。過其量而愚之報二先生也。但有不及而無過。第學使本立於國師座主之間。而愚實推二先生於國師座主之上。則出於毋自欺之一念也。愚弱冠卽隸郡庠。故提調官不在州縣。而二千石獨當之。二千石中。唯廣平蔡憲副春臺先生。有額外之知。亦有額外之待。蓋嘗羅九學之

新進生徒。餼之書院。而以師席屬我。且不以公祖之體統相臨。而以友道待我。其何德以堪之。安得不報之。以父事兄事之心也。故自出貢以至登朝。不以老公祖稱。而以老師稱。此不爲校藝中曾受優錄。而爲論學中特承優遇也。跡其作郡之德政。與居鄉之苦節。亦不愧於師稱。特緣飭兵吾土。奉旨督過徐文貞公子。姓臧。獲不法事。心實無他。而迹則若有倚焉者。以致名敗身喪。迄今猶未大諒。

於天下。其受誣尤難剖於耿恭簡之野史。愚雖綿薄。頗爲之立俎豆地焉。此又不從一已感恩上發。而爲朝野公道上發也。然提調官原屬民之父母。而以一考稱師。畢竟非體。愚之於春臺先生。亦但從報德尚賢兩義上起師稱。而不可以爲訓。對同志多稱蔡春翁。對當道或稱蔡公祖。或稱蔡老先生。而不槩以流俗之濫稱稱諸人也。以此爲坊。而今猶有納交要譽。資勢謀利之徒。起僞稱於守令間者。言不顧行之愆。愚或庶乎其可追夫。第恐習俗移人。則賢者亦難乎免耳。

從先維俗議卷之二終

詩經卷一
三百三十一
詩經卷一
三百三十一



